

61575

27



笏

大夫笏

諸侯荼

大夫笏

士笏

笏



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

可也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

說笏非古也言凡吉事無說笏止太廟之中唯君當說笏也小

之免恐表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說笏也既摺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

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合於君前則書於笏

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去也天子持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持其下首廣二寸半又曰天子搢瑋

方正於天下也諸侯祭前誦後古讓於天子也大夫前

誦後誦無所不讓也又曰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

命又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搢本去瑋茶佩士笏也內則曰

子事父母鞞紳搢笏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射裨冕

搢笏而虎士貞之士說劔也儀禮士緇帶韎韐竹笏禮器

曰大圭不瑑周禮王搢大圭執以瑑圭藻藉五采五就

以朝日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桴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荀卿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茶大夫服笏管子曰天子

執玉笏以朝日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

忽忘也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笏

即手板也蜀志秦宓見太守以簿繫頰則漢魏以來

皆執手板故云若少更之持簿

天下之事常脩心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忽

先王於是制為之笏或執或搢而畢翔之使人稽也

名以見其義觀其制以思其德庸有臨事而失者立

天子之笏以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頰文竹士竹本

象可也蓋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

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頰

文竹竹而以魚頰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

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

以異也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梁大夫之臣曰

私人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共

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內子拜尸西而君與

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

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与士之嗣則舉奠大夫
賓尸尸酹主人乃設席而君与士則先酹而設席大
天前祭一日筮尸而君与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祭
之日視濯而君与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而
撫之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天子之於天下
體無所屈故璫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
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茶必前屈後直大夫於
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
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屈後直歟
天子之朝曰執鎮圭摺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摺者
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
者必摺茶大夫執聘圭者必摺笏及其合瑞而授圭
則執其所摺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見天
子也入太廟也射也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說笏小
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笏當事而竟則事可以
勝禮故說之小功不說笏則大功以上說之可知

大圭

三尺杆上終葵首行殺也考
工記曰凡為輪行澤者皆杆



典瑞王摺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玉藻曰
笏天子以球士又曰天子摺璫方正於天下也左氏
曰衮冕蔽璫昭其度也禮器曰大圭不琢玉人曰大
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釋玉藻曰璫
亦笏也或謂之八圭球美玉也

高真雅州璫其美璫玕璫推
釋地西北之美者有璫之

璫母琅玕文曰球或
從麥則璫与球同

釋一玉人曰大圭或謂之璫杆殺也終葵
推也

賈公彦曰齊人
璫推為終葵

璫推於杆上明無所屈也蓋天子之

笏其玉以球其下琢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琕
其實一也終葵亦曰六寸相玉書曰琕玉六寸明自照
是也典瑞曰摺大圭玉藻曰摺琕玉人曰天子服之
荀子曰天子御琕然則摺之者服之也御者進之也
天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服之而已玉
藻曰史進象笏諸侯之禮也然王朝日禮神執鎮圭
而摺大圭既禮神矢宜置鎮圭而用大圭歟玉藻言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然
天子之笏長三尺而六寸為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
六寸為有餘去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為不足
蓋玉藻所言非天子之笏孔穎達曰二尺六寸短於
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然

諸侯茶前出

玉藻曰笏諸侯以象又曰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
也荀子曰諸侯御茶鄭氏曰茶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
畏在前也誦謂圜殺其首不為椎頭觀考二記弓人曰
斲目必茶斲司農曰茶徐也書大傳曰陽盛則吁茶萬物而養之
史日月朧則王侯其茶蓋古者茶舒通用茶之度一尺
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大夫笏



大夫之笏以魚次文竹鄭氏曰文猶飾也庾氏曰以較魚魚須飾竹以次文考之書大傳曰東海魚須目鄭氏曰魚須今以為簪司馬相如賦曰靡魚須之撓旃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則大夫以之飾笏宜矣陸德明為蓋竹取其堅貞有節也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亦卑者不敢用純之意

士竹本

儀禮士竹笏玉藻曰士竹本象可也蓋竹本尤堅貞而有節者也士以節儀為尚故笏用焉象諸侯所以為笏者也士卑而伸故節笏用焉玉藻曰年不順成

君摺本蓋竹本也先儒謂士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天子之笏曰珪諸侯曰棗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車天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妻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死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意與此同

禮書卷第五十一終



禮書卷第五十二

玉

冒圭

鎮圭

必

玉

太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

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帶各如其方之色

祀大神示亦

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凡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

玉獻玉凡玉爵

玉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

小宰凡祭祀贊玉幣

爵之事玉府王齊則共食玉

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若

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敦盤類珠玉以為飾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受

而藏之內府凡四方之幣獻金玉齒革入焉

諸侯朝聘內所獻國珍

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祭統曰君執圭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此大祭祀亞裸謂夫人

而攝耳瑤爵謂尸卒食王既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瑤爵以亞圭

醕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醕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大宗伯以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鎮圭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公執桓圭鎮圭四鎮之山為瑤飾圭長尺有二寸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

其上也瑤圭蓋亦以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象以人形為瑤飾文有展縛耳欲

其行以保身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者或以穀為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生以蒼璧禮天以

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

方以玄璜禮北方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

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為白精之帝而少昊

尊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立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方象

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幣以從爵君飲酒有酬幣正義曰知幣見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常在牲上以其禮神

幣與王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禮神者也云若人飲

酒有酬幣者故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食凡祀大神

明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享大鬼祭祭大示宿眠滌濯滌玉鬯省牲饌奉玉盞詔大

號玉禮神之玉也始蒞之祭又奉之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帶

云大貞謂一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

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正義曰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牲

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玉帛牲亦兼有禮神者也宗廟中無升煙瘞埋直有

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為禮神之玉亦通一塗立次祀用

牲幣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社稷五祀五岳是也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直有禮神幣帛而已天府季冬陳玉以貞

來歲之媿惡問事之正曰貞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典瑞

掌玉瑞玉器之藏人執以見曰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

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藉三采

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藉二采朱白繅再就以朝覲宗

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藉二采

一就以覲聘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於璧故四圭

有邸圭末四出故也立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玉帝所郊亦猶五言天者尊

異之也正義曰兩圭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兩圭者以象地也儻而同

夏正郊所感帝正義曰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按河圉神州是也兩圭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即祀地謂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也裸圭有瓚以肆先王

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仰彼玉瓚黃流

口徑八寸下有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璋邸射以祀山川

以造贈賓客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為鎮故書為鎮以徵守

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

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立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二器相

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發兵立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

齊人氏遂諸侯氏周正義曰漢文帝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

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乃聽受之竹使符皆

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以代古圭璋從簡亦便其事也璧羨

以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比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為度立謂羨不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其飾若粟文然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亦王

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琬圭亦王使之瑞節

有傷害征伐誅討之鄭司農云琬圭有鋒

象故以易行除慝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

寸謂之相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

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聘執焉君則守之

請之男圭杜子春云當為七寸穀璧男守滿璧不言之者關耳故書或云命圭玉

玄謂五寸者璧圭之闕亂存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四寸者方以尊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王為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也龍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也龍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也龍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也龍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也龍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也龍

史小胡 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

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凡圭琬二寸半琬圭琬半以五寸

世易行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鄭司農云羨經也好璧倍好謂之璧好倍內謂之璧

諸侯以享天子享獻也聘禮享君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外朱中臯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出者也鄭司農云臯謂之龍頭也 衡謂之柄龍頭也玄謂臯為

為虎也衡謂之柄也 三璋之內形如圭天子巡守有事山川

其新以馬宗祝亦執之以先之禮王過大川則大祝用幣

言中山川小山川者各天者或使小祝為之也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

女亦謂之於東也 璋者以 大璋之文 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

規聘琢文飾也 規視也聘則也 眾來白規將來曰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

厚以 起軍旅以治兵守二璋皆有牙之飾於琮則

先言之 圭琮七寸臯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也 兩圭五寸有

以祀也以 旅四望琢琮八寸 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

素臬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 以勞諸侯璋

邱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也 鄭司農云素功無文飾也

禮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凡

擊天子密諸侯圭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錦文珠

五成器不粥於市月令春服蒼玉 夏服赤

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仲春祀不用犧牲用

圭璧更皮幣為季春將選 曾子問曰師行無遷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

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

焉而右就舍以輔臨禮神乃敢即安也 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

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器曰諸侯以圭為

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器曰諸侯以圭為

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器曰諸侯以圭為

家不藏圭言有稱也又曰圭璋特琥璜爵此以少為貴

也圭璋特朝聘以為瑞無諸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圭不琢此以素為質也

大鄉其王事與謂祭祭先王東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大圭

不琢美其質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東帛加璧往德也玉

灑曰執玉龜襲執龜玉舉前曳踵踏踏如也明堂位曰

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爵用玉琖加以璧散璧角又

曰執玉執龜筮不趨雜記合者執璧上介贈執圭祭統

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為

夫人有故攝焉聘義曰致饗餼還圭璋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

之義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

也為土之寡而珉之多與珉石似玉或作致也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

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

潤而澤仁也鎮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

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

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

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聘禮受

命于朝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賈人在

賈者灑所以藉圭也其或并則賈于其上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屈纁者飲之禮以相

幣之義使者授圭同面垂纁以受命同面者平就使者北面此授之既之

由其左也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

人衆介不從賈人將行者受享東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

玄纁東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備也

用璋取其事于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

如初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

禮玉束帛乘皮禮也亦言玉也皆如還玉禮使者歸鄉進

禮玉束帛乘皮禮也亦言玉也皆如還玉禮使者歸鄉進

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此圭於反命上介執璋垂纁立于其左上介亦隨入

並立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官某官君亦稱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名也某官若言相官信官也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

拜以享其君某君再拜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享自公左受王亦於使者之東向面也受也不右使者由使也受上介璋致命亦

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其子賄授宰禮王亦如之

私幣不告亦略甲也聘遭喪主國君薨不賄不禮王不贈記所以朝

天子圭与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

六等朱白蒼刻上象天璽地方也九寸上公之圭問諸侯朱綠纁八寸三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

皆玄纁繫長尺絢組絢無事則繫于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方下以絳凡四器者唯

其所寶以聘可也四器圭璋璧琮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執圭入

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凡執王無藉者襲藉謂覲禮至于

邦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升受王使者左還而立侯

圭升王受之玉侯氏降拜升成拜乃出三身皆束帛

璧侯氏升致命王王不受玉璧之方明者木也設六玉上

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記奠圭于纁

上崧高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曰空瑞也箋平圭及于謂韋之介圭諸侯之瑞圭凡七而下韋

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鄭曰貢國所出之圭長發曰受小球大球為

下國綴旒箋云湯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雲漢曰圭璧既卒寧

莫我聽箋云礼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泮水曰來獻其琛舜典曰輯五瑞班瑞

于羣后又曰脩五禮五玉二帛二生一死誓如五器卒

乃復禹貢揚州厥貢瑶琨雍州厥貢球琳琅玕金縢曰

武王有疾周公乃為三壇同禪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為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璧以礼神植置置於三王之坐周

公秉鬯以爲齊白爾之許我我其以璧与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与珪顧命越玉五重陳寶弘璧琬琰在西序

大玉夷玉天球在東序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上圭長尺二寸

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所以為瑞信四寸邪刻之王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琫

呼莫也上宗曰饗祭必受福禱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正義曰上宗以同酌進士

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濟康王之誥曰賓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周語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

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王卑拜不稽首上信圭侯所執執天子器則上衛內史過

曰執王卑替其贄也替廢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

鎮鎮重也誣王無民魯語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

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魯饑文仲以幣

圭與玉磬如齊告糴仲臣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

也齊語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

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纓紮以為奉楚語先王之祀也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二而物也玉足

皮四分也楚語先王之祀也一純二精也玉足

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

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晉五

公子夷吾居梁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環釋言也夷五

白珩六雙納之公子繫重耳及河子犯授公子戴璧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質信也

左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

王王比皆賜王五穀非禮也又王為穀二十四年哀姜至公使宗

婦觀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

章物也信二年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六年許男面

縛銜璧見楚子七年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与之璧

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弃

也。已其何繼之。有二十三年曹共公饋重耳盪，殽實璧焉。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三十年衛侯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文十二年秦伯來聘，襄仲辭玉，荅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又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宣十年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其尖守宗廟，敢將所有，王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十五年伯宗曰：「瑾瑜匪瑕，成二年韓厥奉觴加璧以進，齊賂晉以組，虜玉磬十七年，聲伯夢涉洹，或曰：「已瓊瑰食之。」襄十五年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十九年公賄荀偃，東錦加璧，乘馬。二十六年宋夫人饋左師錦，與馬，先之以玉。至三十年，緡帶與子止盟，用兩珪。釐于河，昭四年，賴子銜璧造於中軍，士受其璧。五年，楚爲啓疆，曰：「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十六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七年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璣玉櫝，竿耳不克，而還二十有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則爲石，定三年，蔡昭侯爲兩佩，一獻楚昭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四年子魚曰：「武王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璣，璠斂八年，陽虎取寶玉大弓，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執玉帛者萬國，十三年子服景伯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十三年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朝覲，玉帛不同，十四年向魋出於魏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玉，十七年殺呂姜，龜取其璧。」



玉人曰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書曰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書大傳曰言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
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
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
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二年
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
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
見屬鄭康成曰冒言德能覆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
以小為貴也孔安國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孔
穎達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首邪銳則冒當邪刻
其廣狹如圭首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猶今之合符
也瑁方四寸則圭首之廣無四寸耳天子以一瑁冒諸
侯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首廣狹等也瑁冒圭而已璧亦
稱瑞其所以齊信未之間也

上覆下謂之冒下冒上亦謂之冒易曰冒天下之道
詩曰下土是冒上覆下也說文曰冒地而生禮書曰
土長冒楸下冒上也瑁圭謂之瑁則覆下而已四寸
所以冒四方邪刻之所以驗羣瑞天子執之以朝諸
侯則子男之璧亦在所驗其詳不可考也諸侯之朝
天子執瑞圭搢象笏及輯瑞圭而以瑁驗焉蓋各執
其所搢者禮曰見於天子無說笏是也孔穎達曰冒

圭王與諸侯朝覲所執者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
王與諸侯盟會所執者然詩言受小球大球則小球
者蒲璧穀璧之類大球者栢圭躬圭之類而天子授
之則非二尺與三尺之圭矣穎達之言豈非感於詩
傳之說歟

鎮圭尺二寸
有必好



周禮大宗伯王執鎮圭典瑞玉摺大圭執鎮圭繅藉玉
采五就以朝日又曰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王人職曰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
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飾

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山也大者曰方仰焉四

鎮也周官職方氏九州皆有鎮山大司樂有四鎮五

嶽鄭氏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

冀州之霍山鎮圭以四鎮為瑑飾於理或然鎮圭尺

有二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五就以備文德也其玉用

全無瓦雜也考二記曰天子用全其中有必防失隊也考工記曰天子圭

中必鄭氏曰必謂則約圭之中因以為飾而命之曰必亦其是耳鎮圭

王執之以朝日使者執之以徵守

恤凶荒蓋曰能鎮於下然後可以事上能鎮於此然

後可以召彼邇凶荒亦所以鎮之也王人大琮十有

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則后之內鎮

猶王之鎮圭耳鎮圭尺有二寸言其長也內鎮十有

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則后之內鎮

二寸言其方也小行人作璜典瑞作珍故書作鎮
鎮三猶天府所謂玉鎮也亦一說

禮書卷第五十二終

禮書卷第五十二

大琮

駟琮

后駟琮

柏圭

信圭

躬圭

穀璧

蒲璧

介圭

王纁

公侯伯纁

子男纁

聘王纁

問諸侯纁

大琮



玉人曰大琮一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
守之鄭氏曰琮體八方射其外鉏牙賈公彥曰八角
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也然地體方而四隅有維
蓋所射者四角而已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則八
角之說未之聞也天子鎮圭以禮鬼神宗后內鎮其
用無所經見不可考也禮大圭不瑒而大琮謂之內
鎮蓋亦刻鎮山以為飾而与大圭不類也夫王尊而
不親故為天下之所君后親而不尊故為天下之所
宗觀祀天以璧祭地以琮則后固有宗道矣故謂之宗

玉駟琮



后駟琮



玉人駟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
天子以為權鄭司農云以為權故有鼻也鄭康成云
駟讀為組以組繫之因各焉然則駟琮與駟圭璋璧
琮之駟同以為權則與璧羨起度之意同璧羨起度
而度不以璧駟琮起權而權不以琮書言闕石和鈞
月令言正權石荀卿言衡石稱懸此權不以琮而以
石也班固言圜而環之令肉倍好此權不以琮之方
而以圜也禮曰天子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
須而後成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

耕以共榮盛后蠶以為祭服王獻尸后亞裸王親牽
 射牲后親薦巨邊賓客則王裸獻后亞之王致酒后
 致飲玉亦王有鎮后有內鎮王有駟琮七寸后有駟
 琮五寸駟琮以為權而后有之者以其祗故也

上公相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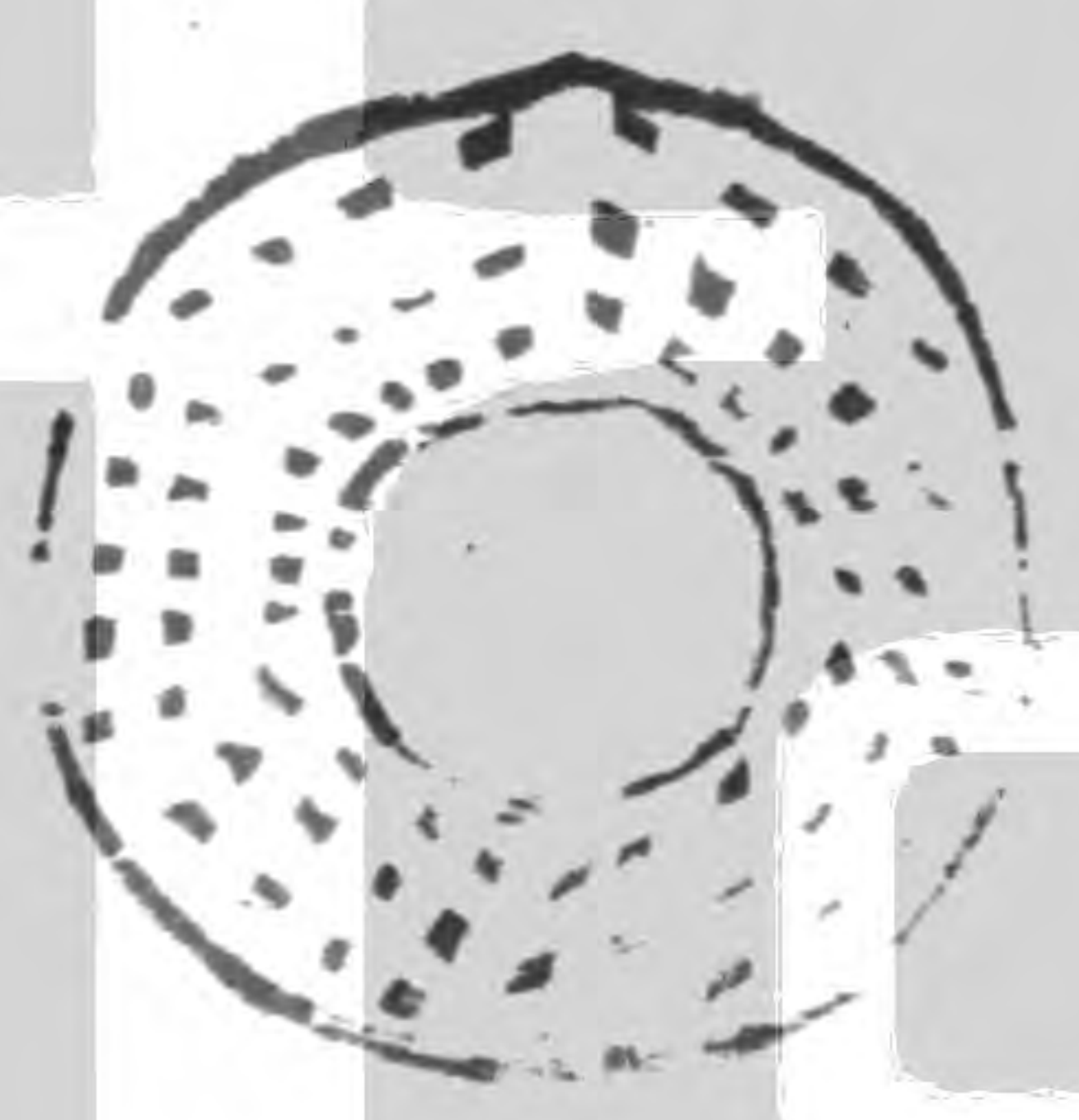
侯信圭



伯躬圭



子穀璧



男蒲璧



書曰輯五瑞修五玉如五器卒乃復周禮大宗伯以
 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與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
 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
 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小行

人成六瑞公用相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
男用蒲璧玉八命圭九寸謂之相圭公守之命圭七
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雜
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二寸厚半寸刻上左右
各寸半鄭氏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相
相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自身身與躬圭蓋
皆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麤縷耳欲其植行以保身
也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璧皆徑五寸不執
圭者未成國也蓋相強之不撓而安上為任故公
圭琢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外而蔽內屈者
卑足以長人而已故侯伯之圭琢之子不足於長人
而可以養人故璧琢以養男不足於養人而可以安
人故蒲琢以養圭者人之用璧者

蓋其用者

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同也
然王之三公八命其服七章之數為冕其執七寸之信
圭及大射則王服鷩冕故公降服毛毳冕降服毛毳冕
則執躬圭而已此禮所謂曲而殺也五玉亦謂之五器
亦謂之五瑞亦謂之摯左氏曰男執摯大者玉也大宗伯作六瑞自王
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自王以下皆言用則執
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玉言之也執之所以行禮用
之所以合符宗伯典瑞行人皆言執特小行人言用
則行禮非小行人所專掌特掌其合符之事而已若
夫不施於行禮合符則實而守之此玉人所以又言
守之也觀禮侯氏入門坐奠上拜取圭升致命王受
是玉侯氏降擯者延之升成拜乃出蓋於是時安玉崇
玷之上明堂位所謂崇玷康圭者此也若夫壇壝宮

之禮則諸侯升受王王授之於宰矣賈公彥曰壇上無玷當約聘禮側授宰玉其說或然易曰良其身止諸躬也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蓋屈身為躬信躬為身言信圭則身可知鄭氏改信為身不必然也相說文作獻

介圭



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詩以崧高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爾雅曰介大也又曰圭大尺有二寸謂之珪夫王之圭長三尺則尺有二寸所以別諸侯者也諸侯之圭長不逾小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實之而已書曰於介圭言太保承

之於珪言上宗奉之書之介圭即大圭也王朝日執一鎮圭摺大圭見諸侯則執瑁圭而大圭不摺則太保承之耳此承與奉所以不同也孔安國以書之介圭為王之守圭長尺二寸者毛氏以崧高韓奕之介圭為公之守圭九寸者鄭氏以崧高之介圭為所錫之圭尺二寸者以韓奕之介圭為享王者然王與公之守圭曰鎮圭相圭而已不謂之介其義當從鄭氏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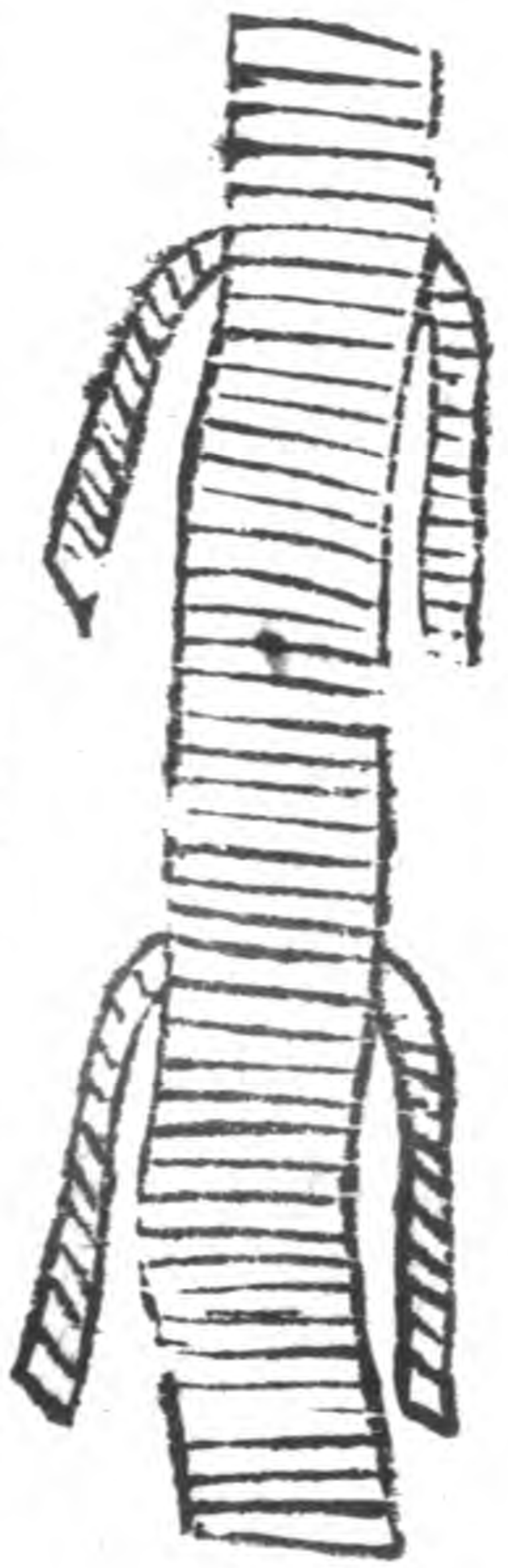
王纁

五采
五就



公侯伯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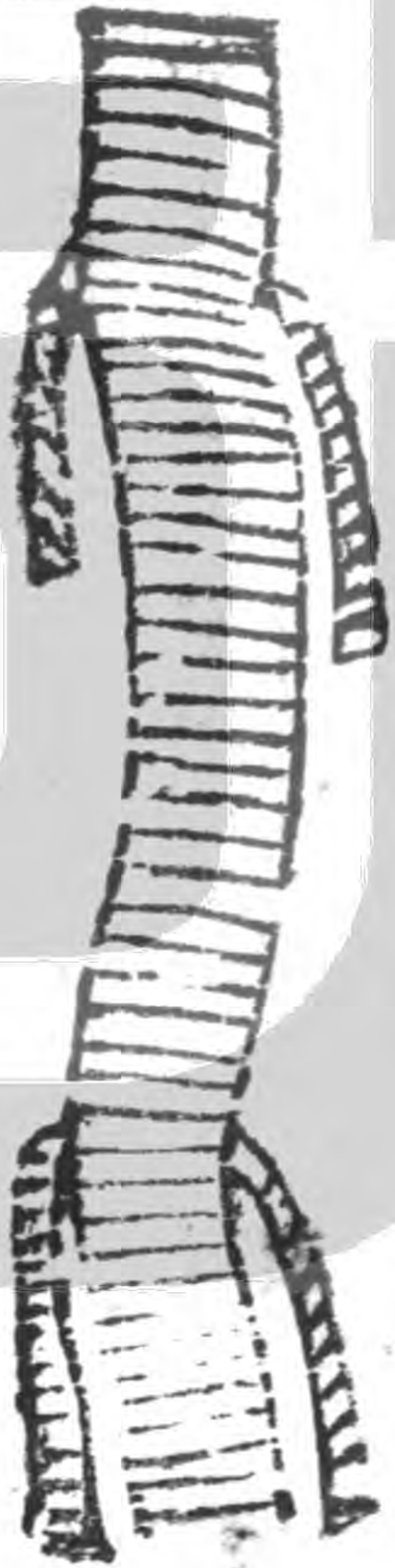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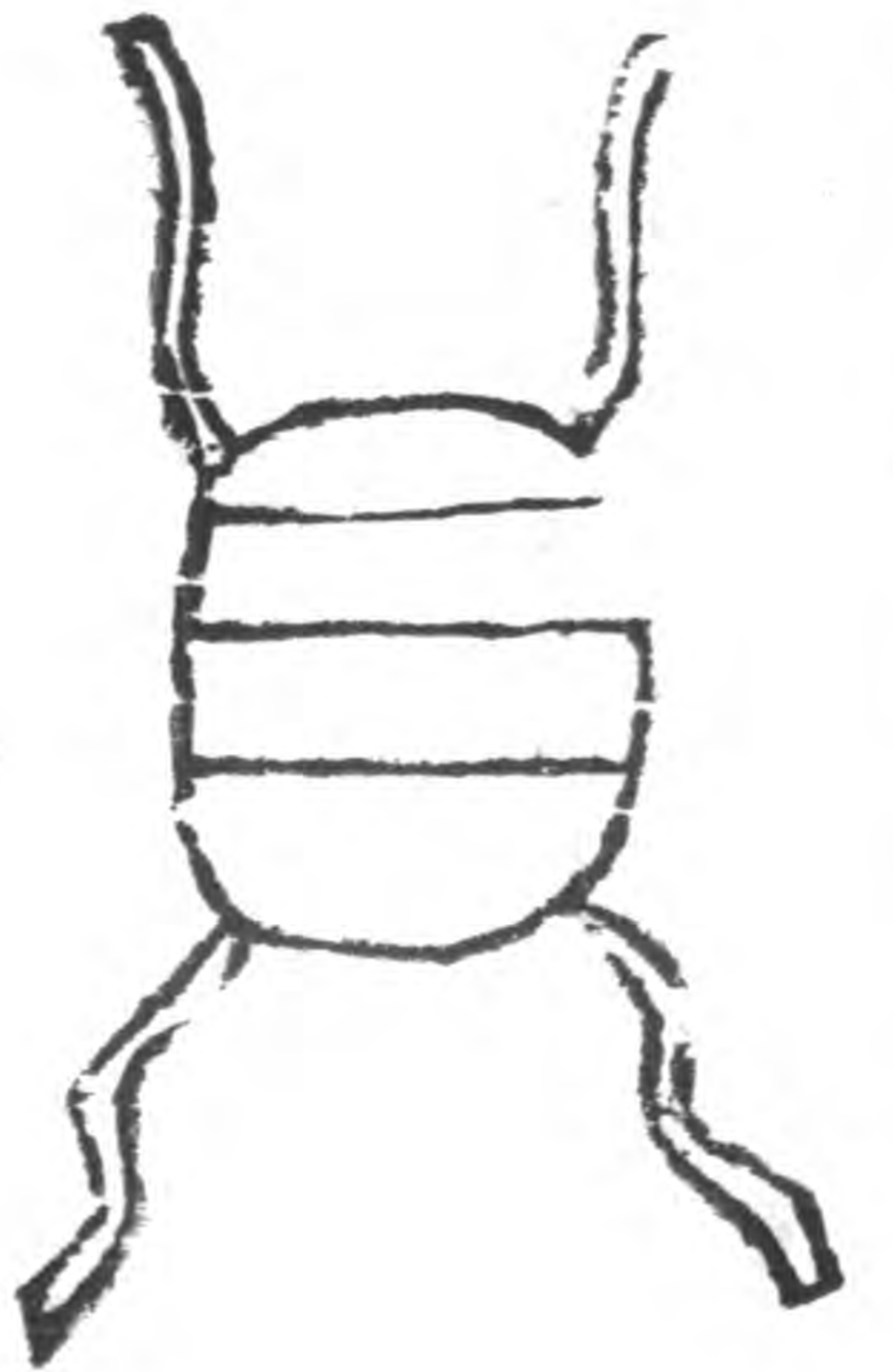
三采
三就



子男纁朱纁三采再就

聘玉纁三采

朝諸侯纁三采



典瑞王摯大圭執鎮圭纁精五采五就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瑋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規聘玉人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有纁雜記贊行人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黃瑋作此贊者失之矣覲禮侯氏奠圭于纁上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与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間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又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曲禮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左氏曰藻率鞞鞞昭其數也鄭氏謂纁所藉玉以韋衣木而畫之廣袤如其玉之大小一匝為一就蓋王之藉以纁而纁之長

眠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
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
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
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
窮則同也縹或作藻冕縹城絲為之則圭縹亦然鄭
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亡據也縹可垂可盈則廣
於玉矣鄭氏謂各眠其玉之大小亦亡據也雜記贊
行人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
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然子男執璧
則博剡者公侯伯之圭而已子男之縹二采再就則
三采六等者公侯伯之縹而已鄭氏曰作此贊者失
之矣其說是也然則圭縹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請
皆玄纁繫長尺組組是也璧纁蓋亦然春秋傳所

楚康王再拜皆厭璧初見也先儒以垂縹為有藉且
縹為無藉此說非也考之於禮圭有以縹為之藉有
以束帛為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於束帛而
已聘禮賓龍執圭公龍受玉及享則賓裼去束帛加
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裼
襲所以不同玉人曰天子圭中必則與縹之組組異
矣先儒以絢組為必是必者人之也豈禮意哉國語
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韋昭謂朝日縹五采夕月三采

禮書卷第五十四

四圭有邸

蒼璧

兩圭有邸

黃琮

圭璧

璋邸射

青圭

赤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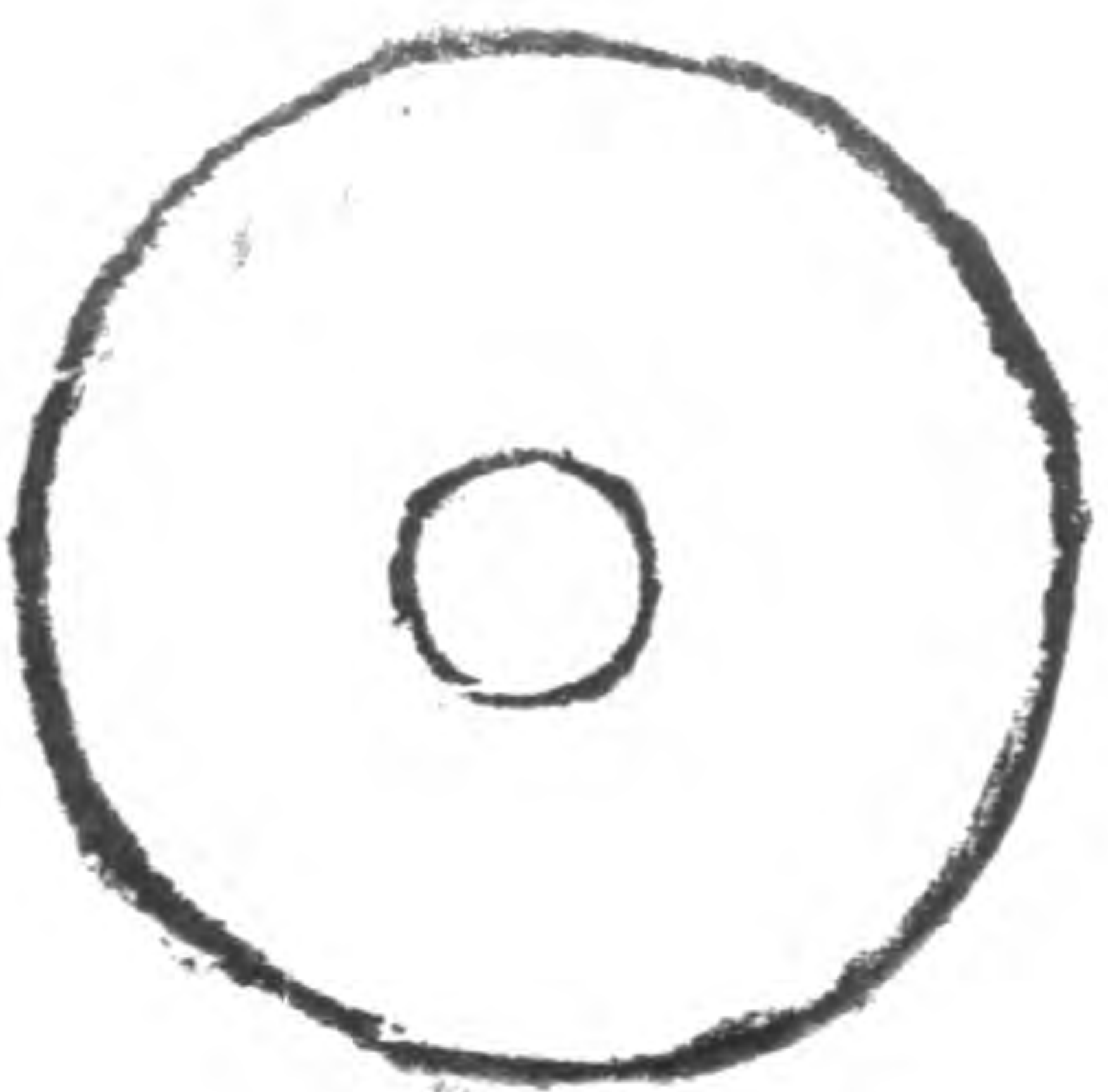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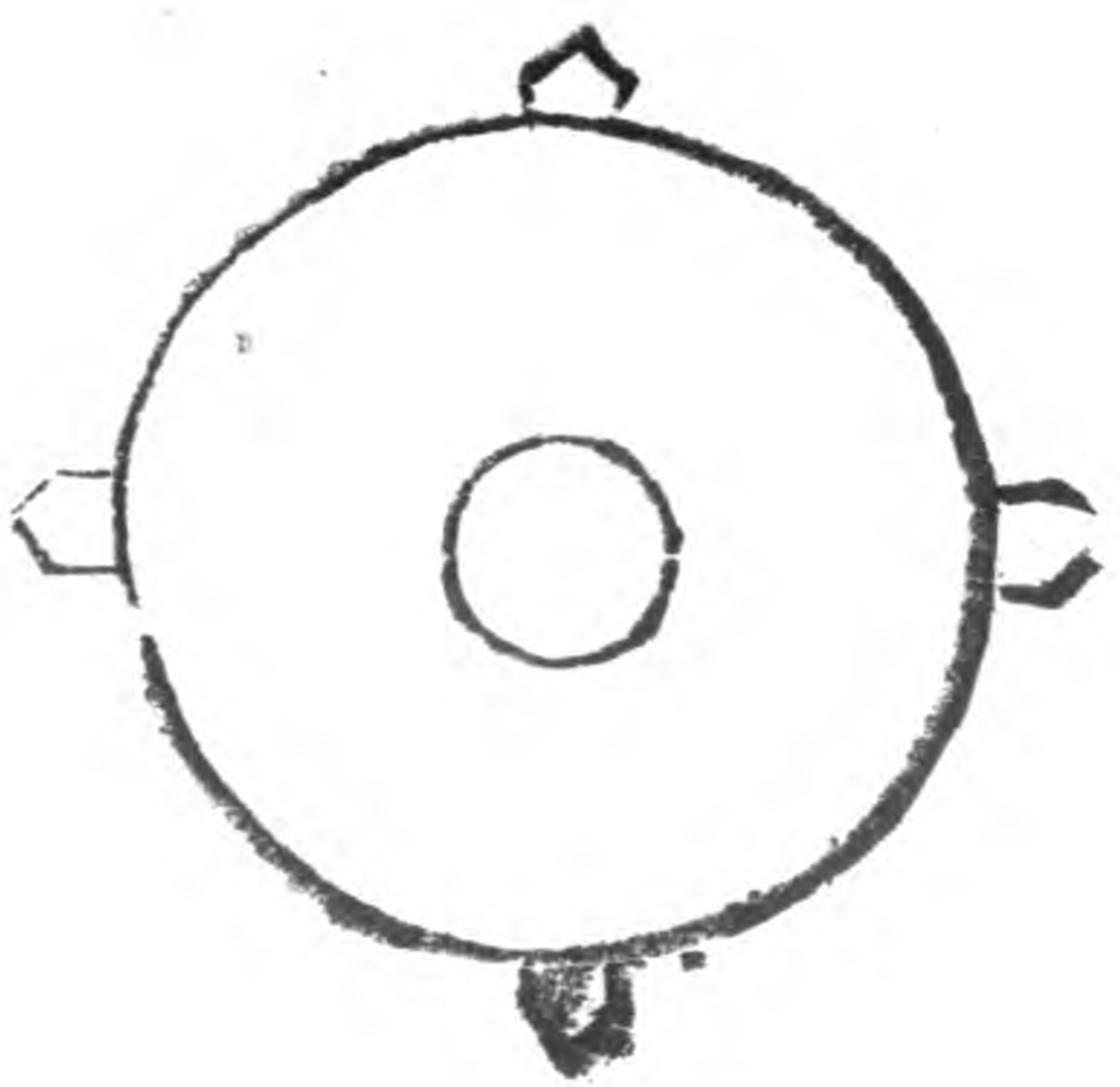
白琥

玄璜

牙璋 小璋

四圭有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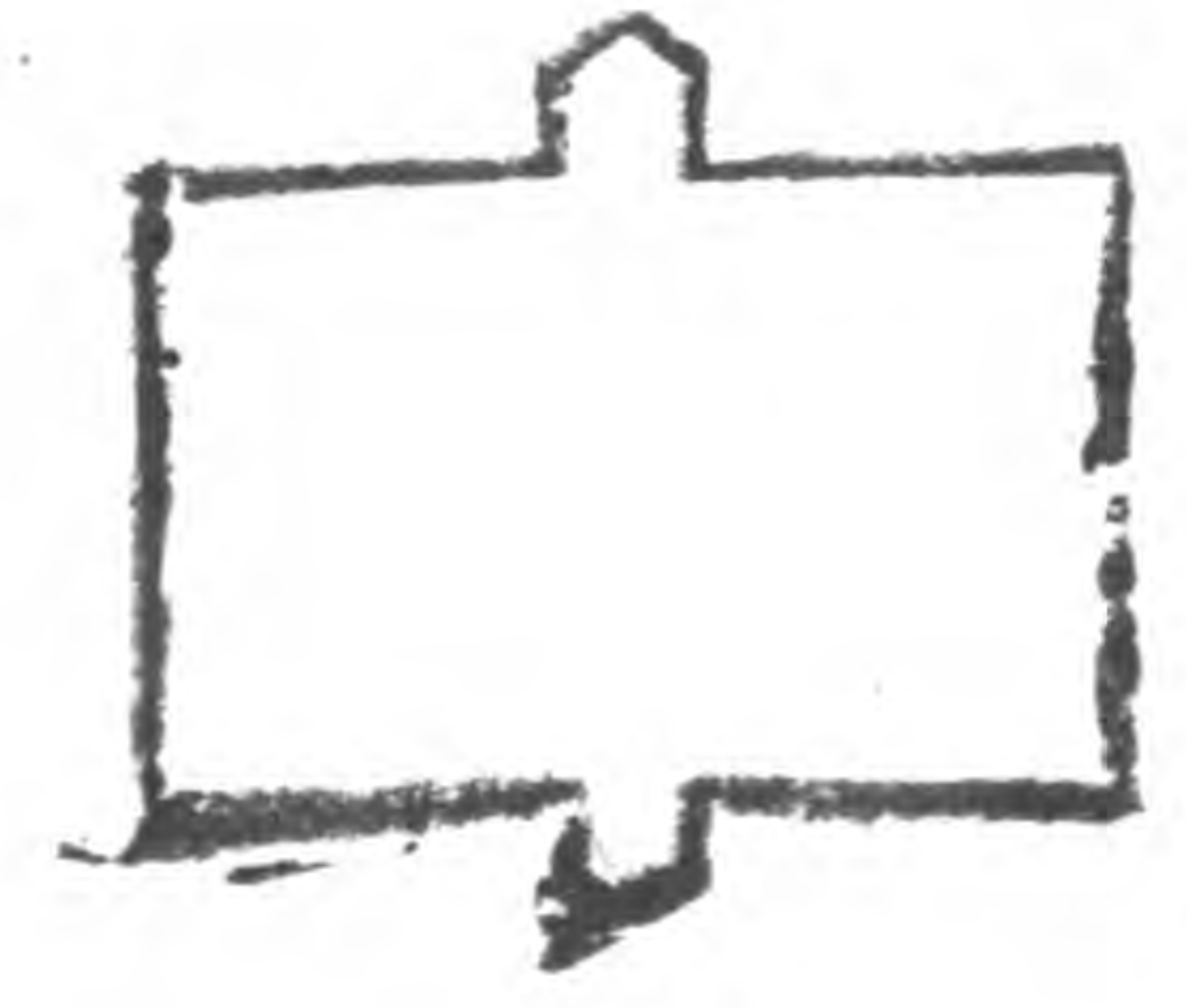
蒼璧



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
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四圭尺有二
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氏謂蒼
璧禮天冬至祀天皇帝在北極者也四圭祀天夏
至祀感生帝於南郊者黃琮禮地者崑崙之示兩圭
祀地者神州之示賈公彥謂黃琮以禮崑崙之示於
夏至則兩圭以祀神州之示宜於七月然感生帝與
崑崙神州之說不見於經又分郊以異於立別感生
之禮以異於五帝王肅嘗攻之矣要之蒼璧禮天冬
至之郊也四圭有邸非必冬至之郊也黃琮禮地夏至
之祭也兩圭有邸非必夏至之祭也冬至用蒼璧夏
至用黃琮牲幣亦如之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
也非冬至則四圭非夏至則兩圭而牲幣蓋用駢牲
矣所謂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黝牲是也禮神之玉蓋
皆植於神位之前書曰植璧秉圭是也或曰不可樂
言樂六變八變然後神示可得而禮又言歌黃鍾太
蕤之類以祀天神皆示則禮之固在降神之後祀之
又在禮之之後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蓋皆
一祭兼用之也是不然何則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
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則四方有禮玉無祀玉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則日月星辰山
川有祀玉無禮玉周官之書雖或簡略不應如是之
缺也然則祀之乃所以禮之康成以祀為禮其神於
義或然書曰宏璧在西序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瑄
漢郊祀志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蓋
與周之禮天者異矣然則冬至禮天必以璧何也

春天之色圓鍾春律之管樂以圓鍾玉以倉璧而
幣皆倉以文一室者陽氣之始故也

兩圭有珪



大宗伯曰黃琮禮地典瑞曰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
望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雅曰邸謂

之抵鄭氏謂四圭有邸中央為璧圭末四出兩圭有
邸併而同邸圭璧者圭其邸為璧賈公彥曰四圭兩
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皆以邸為璧圭璧不言邸故
鄭還以邸解璧也然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璧琮
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琮日月星辰天類也必一圭邸
璧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謂地與山川皆邸璧非
所稱也四圭則無所不達尺有二寸天之備數也兩
圭則能地而已五寸天地之中數也玉人言玉之制
其長不過大圭之三尺其短不過冒圭之四寸由四
寸而上之則祀地之兩圭祀日月星辰之圭璧宗后
之駟琮皆五寸侯伯之信圭躬圭巡守之邊璋起軍
治兵之牙璋中璋王之駟琮聘女之穀圭諸侯聘女
之大璋皆七寸規聘之瑑圭璋享夫人之瑑琮皆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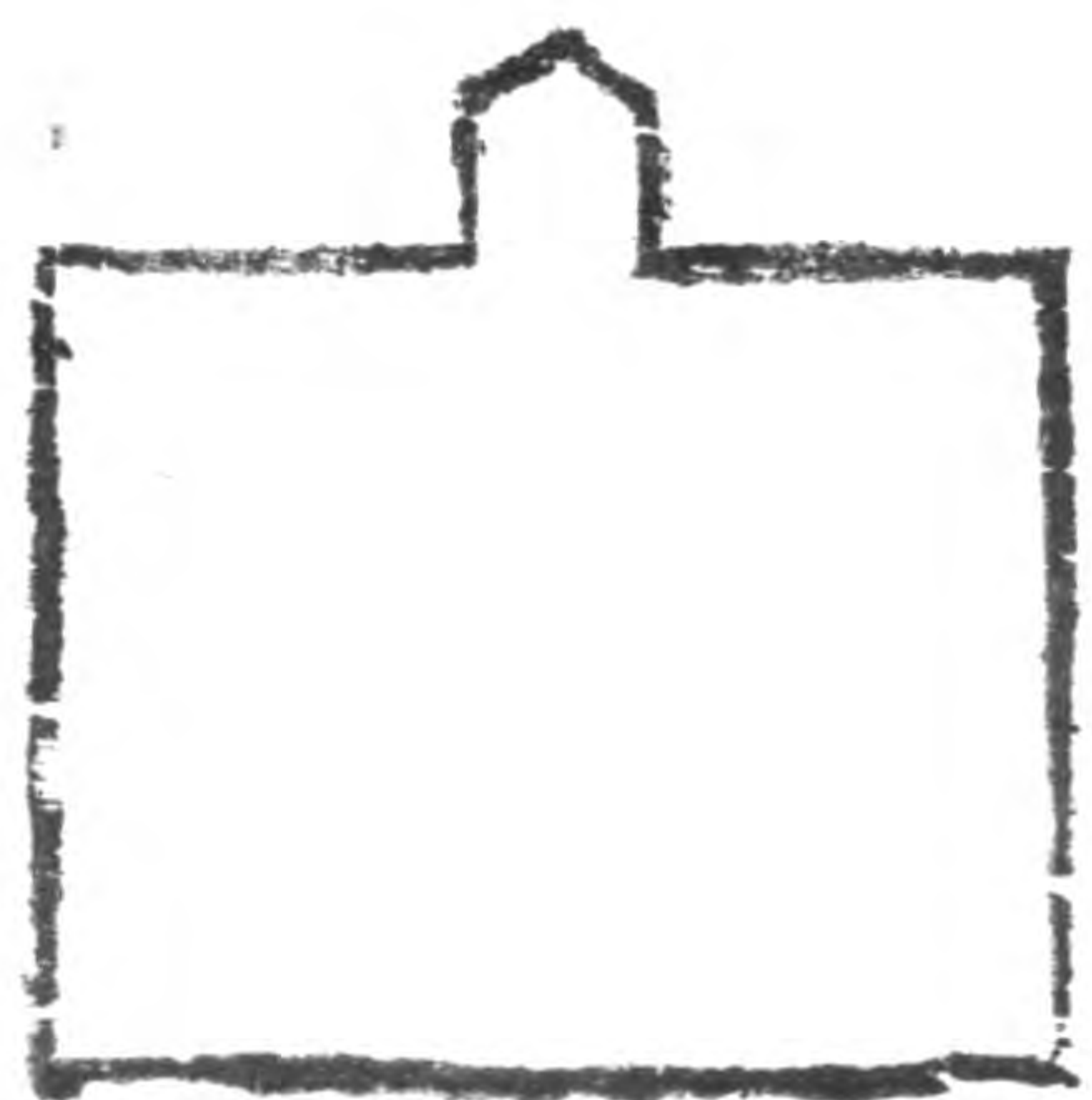
寸公之相圭象德之琬圭除慝易行之琰圭享天子
之璧琮巡守之大璋皆九寸璧羨度尺而鎮圭四圭
裸圭大琮玉案皆十有二寸土圭尺有五寸則大圭
三尺三寸 之道也土圭尺有五寸夏至之景也其
餘長短不倫各有所稱豈苟異哉

圭璧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
賓客公羊傳曰璋判白則璋於圭璧半於兩圭兩圭
半於四圭以禮有隆殺故玉有等衰也先王以大采
朝日少采夕月日月星辰有合祭有異祭有正祭有
禱祈黜雖不一而用圭璧一也

璋邸射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王人璋邸射素功
 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書大傳曰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周禮諸侯
 為賓諸臣為客山川賓客等衰雖殊其祀均造贈用
 邸射一也賓至致殮如致積致饗致贈如將幣聘賓
 所過之邦餼之以其禮所聘之邦則卿致館宰夫朝
 服設殮賓既聘享君使卿韋弁歸饗餼夕夫人使下
 大夫韋弁歸禮蓋於是時用璋邸射歟璋邸射素功
 以其刮摩之功略也鄭氏以素功為無琢飾若然是
 四圭圭璧之類有琢飾乎王人大琮大璋中璋皆射
 四寸牙璋亦射四寸特璋邸射不言寸數其詳不可
 以考

青圭

赤璋

白琥



孫氏符瑞圖云白琥西方義獸白色黑
 文一名騶陸機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
 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書
 大傳說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恠獸尾
 倍其身名曰虞周書曰英林酋耳若虎
 豹長三倍其身然則騶虞即白虎也大
 宗伯以白琥禮西方開元禮註云西方白帝鄭氏曰
 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
 其言蓋有傳然也



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
 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蓋璧圓以天而天以
 始事為功故以蒼琮方以象地而地以終功為事故
 以璜東生物之方也故圭銳以象春西殺物之方也故
 虎嚴以象秋西正陽也陰居其半故璋以半圭北正
 陰也陽居其半故璜以半璧觀禮方明東方圭南方
 璋西方琥北方璜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熾惡
 龜有天地四方之正有六器皆其類也六正之制不同

而虎特取其形以形成於秋故也古者盟為虎
 以示武敵為虎形以止樂亦此意歟然則禮神則璧
 琮重於圭璋圭璋無間於琥璜朝聘則圭璋重於璧
 琮而璧特重於琥璜而已何也圭璋二王之後所以
 尊王与后也璧琮五等諸侯所以尊王与后也琥璜
 子男所以尊諸侯者也又圭璋特達不加於束帛琥
 璜將送酬爵而已此六玉輕重之別也至於禮神則
 上下四方各象其類以求之与朝聘之禮異矣昔成
 王賜伯禽以夏后氏之璜定四明堂位曰大璜天子之
 器則陽虎所竊之寶杜預所謂大璜是也公羊曰璋
 判白琮矣昭公疾賜子家子雙琥公薨子家子反賜
 於府人則雙琥亦魯之所寶也說文曰琥發兵瑞玉
 為琥文白虎通曰璜以徵召然先王之時發兵用牙

這一兩字以鎮圭召人以璫後世發兵乃用銅虎符不知言文白虎通何據而言然

牙璋



中璋



典瑞曰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曰牙璋中璋七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鄭康成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公彥曰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

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也春秋之時宋司馬請瑞
年左以命其徒攻栢氏杜預曰瑞符魏有兵符漢有銅

虎符以發郡國兵且牙璋之類歟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矣亦陰也故以兵起於義或然

禮書卷第五十四終

禮書卷

圭瓚

大璋

邊璋

穀圭

琫

璋瓚

中璋

宗廟禮神玉

大璋

琫圭

圭瓚

璋瓚

大璋 中璋 邊璋



禮人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飾
裸玉謂圭瓚璋瓚 大喪及葬共其裸器遂埋之禮莫之舞典瑞裸圭

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知司服云於王頭為器可以祀也裸祭時曰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之瓚圭以肆

先王灌先王祭也古謂肆解牲解以祭因以為名也行玉人裸圭尺有二

寸有瓚裸謂始獻的黃也瓚如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

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臯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

巡守宗祝以前馬射琮出者也辨司禮也臯謂龍頭也也衡謂寸柄龍頭也

經也三璋之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纁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王制

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郊特牲周

人尚臭灌用鬯鬱合鬯臭達陰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

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祭

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大宗亞祀也夫詩棫

樸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箋云璋瓚瓚山祭禮之札旱麓曰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流所以飾統也夫命然後錫

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臯江漢曰整履不爾圭瓚

于文

書文侯之命曰平王錫晉文侯拒鬯圭瓚

曰用賚爾拒鬯一白魯語魯饑文侯以鬯圭與玉鬯

齊告饑白虎通言九錫之禮曰孝道備者錫以拒鬯

宗廟之盛禮也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

五節其末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金者和

主也王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五

瓚也乎鄭氏釋小宗伯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

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

主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事王之肆先王禮

官客以裸圭后之亞裸與王之巡守以裸璋此三與

后陰陽尊卑之分而宗廟賓客山川內外隆殺之辨

也裸圭尺有二寸陽以偶成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

七寸陰以奇立也圭璋其柄也璜其勺也柄則圭璋
純玉為之勺則玉多石少者可矣鄭康成許慎所謂
璜四玉一石是也圭璜璋璜則玉為之三璋之勺則
飾以金焉玉人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三璋射四
寸厚寸勺鼻寸衡四寸有緜則鼻寸所以流也衡
四寸勺徑也緜藉也圭璋璜制蓋亦如此先儒謂凡
流皆為龍口璜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
尺然古者有圭璜璋璜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口先
儒之說蓋漢制歟周之時典瑞掌裸圭之名物鬱人
掌裸事之儀節泣玉望則大宗伯贊裸將則小宰而
內宰贊后之裸獻大宗伯攝后之載裸此圭與后祭
祀賓客之裸禮也惟天地之神無所用裸故典瑞裸
圭止於肆先王玉人裸圭止於祀廟則天地無德可

知禮曰諸侯賜圭璜然後受也故旱麓詩曰瑟彼
璜黃流在中江漢詩曰黼黑兩圭璜和也一亩而魯
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於民者也祭統所謂君執圭
璜裸尸大宗執璋璜亞裸和曰容夫人有故稱焉此諸侯用圭璜之
禮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匱圭如齊告糴豈知先
王所以康周公之意哉書曰王入大室裸記曰既灌
而後迎牲則尸入裸之然後后冉裸焉后冉裸則大
祭祀而已凡小祭祀蓋一裸也內宰大祭祀后裸獻
觀周官行人裸侯甸子男一裸則小祭祀一裸可知
記言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亦賜圭璜者之禮也

圭璜必資
鬯於天子

宗廟禮神之玉

大宗伯有禮天地四方之玉典瑞玉人有祀天旅上

帝祀地旅四望祀日月星辰山川之玉特於宗廟言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則
裸圭非禮先王之玉也賈公彥釋大宗伯謂天地有
神玉無鬱鬯宗廟有鬱鬯神玉裸用圭璋用玉氣也
則宗廟之玉裸圭而已然考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
爵之事祀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
鬼祭大示泣玉鬯鄭氏皆以玉為禮神之玉又書稱
周公之禱大王王季文王而植璧秉圭曾子問稱天
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社廟反必設奠斂幣
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宗廟之玉非特圭而已且裸以
水神及神之格斯然後可得而禮則裸圭非禮袖之
物也裸之所不用者天地而已其餘裸以圭璋又禮
以玉而賓客之儀猶且裸與造贈異玉况先王乎然
則典瑞玉人不言宗廟有禮神之玉者特其文不備耳

穀圭



大璋



典瑞曰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玉人曰穀圭七寸天子
以聘女蓋穀圭以穀為文以善為義故可和難以釋
仇聘女以納徵也圭貴於璋璋貴於皮天子納徵以
穀圭諸侯以大璋士以儷皮此尊卑之所別也然皆
玄纁束帛以將之此尊卑之所同也士婚禮納徵玄
纁束帛周禮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雜記

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是也蘇秦傳曰錦繡千
純犀首傳曰文繡千純裴駙曰純端名則周禮所謂
純帛者匹帛也鄭氏改純為緇與士婚禮玄纁之制
不類其說非也考之經傳大璋有三爾雅璋大八寸
謂之琬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
天子以巡守而諸侯聘女之璋如邊璋制亦謂之大
璋則九寸八寸皆可以大璋命之也

琬圭

琰圭

書曰琬琰在而序典瑞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
以易行以除慝玉人曰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琰圭
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行人曰時聘以結諸侯之
好琬規以除邦國之慝鄭康成謂琬圭王使之瑞節
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
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除慝
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規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
調人讎弗辟則与之瑞節而以執之鄭康成曰瑞節
琬圭也說文曰琬璧上起羨色也蓋琬圭圓而宛之
也琰圭剝而有鋒也圓而宛之仁也故以治德以結
好剝而有鋒義也故以易行以除慝琰圭判規則圭
上圓而判之與凡圭之琬上寸半者異矣康成謂琬
圭琬半以上又半為瑒飾賈公彥曰判半也又云規

明半以上琰至首規半以下為琢飾可知然琬琰之
有琢飾於經無見此不可考

禮書卷第五五終

禮書卷第五十六

璧美次

琬圭

璋

璧

琮

合六幣

玉案

環

璜

璧美八尺



爾雅曰由倍好謂之璧典瑞璧美以起度至人璧美
度尺好三寸以為度鄭司農曰好璧孔也美徑也鄭
康成曰美不圓之貌延其表一尺而廣狹焉蓋璧圓
九寸好三寸延其表為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廣八寸

矣說文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周制
 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畢皆以人之體為法又曰中婦人
 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然則璧羨袤十寸廣八寸
 同謂之度尺則周制之尺皆為尺矣以十寸之尺起
 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百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八尺
 為尋倍尋為常十尋為百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八尺
 長一丈八尺而為尋十尋為百十百為千十千為萬
 度心為璧之起也
 度起於璧羨袤橫
 制器豈徒然哉凡在天下皆四世之法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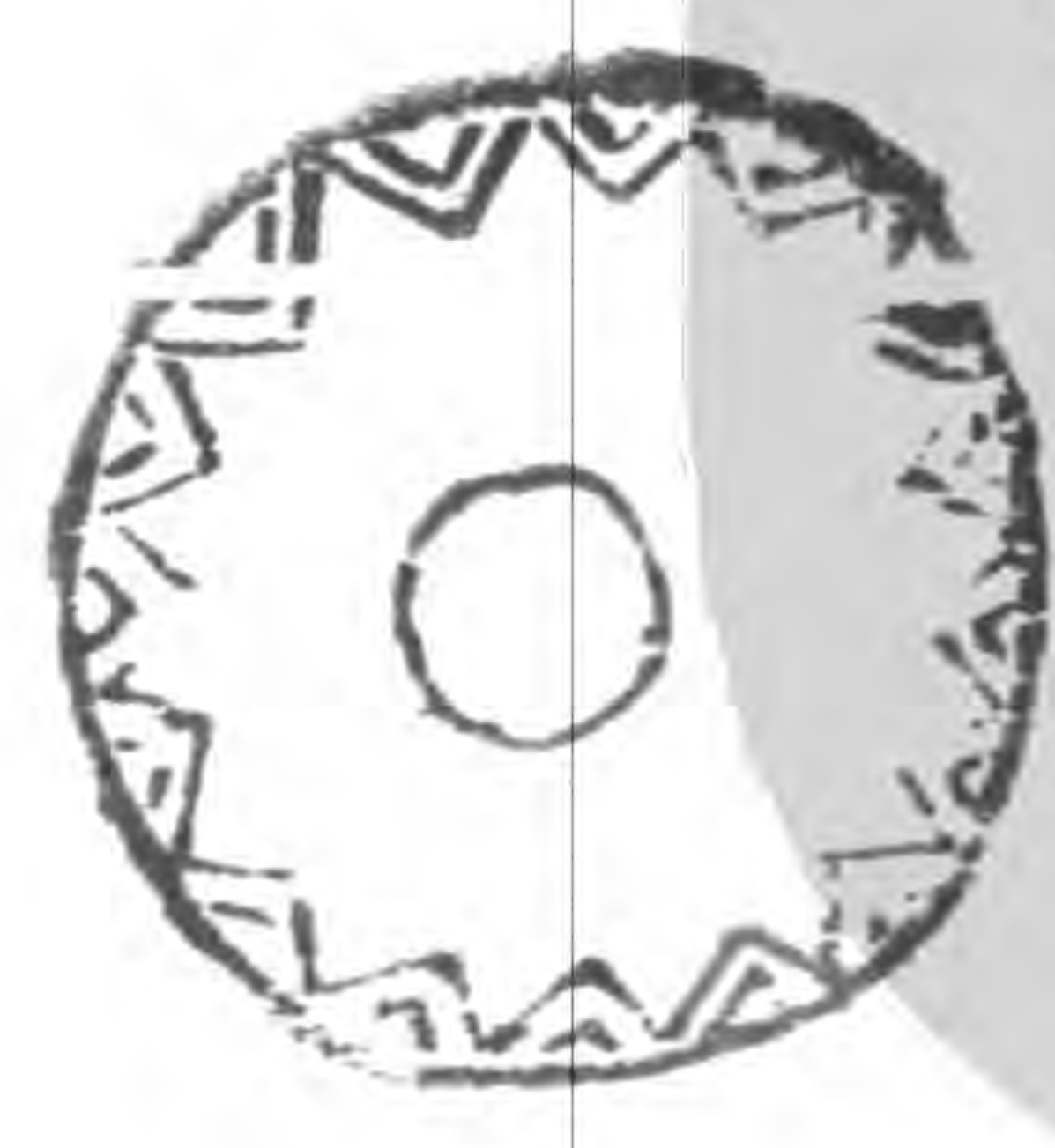
琢圭合



璧琮合



璧琮合



典瑞曰琢圭璋璧琮以禮聘士人曰琢圭璋八寸璧琮
 八寸以規聘又曰琢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行人合
 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康成曰五等諸侯享
 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二王之後享用
 圭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

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
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史記樂書曰情好
珍善為之瑒磨圭璧以通其意蓋玉有朝覲之玉有
覲聘之玉有享獻之玉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瑒相
躬信穀蒲是也覲聘之玉言瑒而已瑒圭璋璧琮以
覲聘是也鄭司農曰瑒有折鄂瑒起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
則不瑒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
以享夫人則瑒玉人謂瑒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是
也覲禮侯氏覲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
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夫諸侯相
朝而享夫人以琮聘卿亦享夫人以琮則諸侯享后
亦必以琮諸侯享王以璧聘外享君亦以璧則諸侯
相享亦必以璧玉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舉矣言

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瑒之
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
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
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考之聘禮享君以璧而
有庭實與馬特行人合六幣言圭以馬璋以皮而圭
璋在璧琮之上則圭璋為二王後之禮可知公瑞相
享九寸諸侯享王亦璧琮九寸諸侯即公也則璧琮
各如其瑞可知公侯伯之瑞以圭而享以璧琮下其
瑞也子男之瑞以璧而享諸侯亦璧非下其瑞也則
享用琥璜可知賈公彥曰子男之臣自享諸侯不得過君蓋用琥璜公享夫人瑒琮八
寸使卿大夫覲聘亦瑒圭璋璧琮八寸降其瑞一寸

則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卿大夫規聘亦如之可知

賈公彥曰直言規聘亦如之則聘享皆降一寸周

玉人言諸侯以享

而不言公言琢圭璋璧琮而不及公鄭氏知其為公

何也弁師諸侯之纁旂九就公之纁旂也聘禮所以

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公之圭纁也禮之所言舉尊

以明卑多矣奚獨玉人然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

所寶以聘可也則圭璋璧琮之類惟其所寶者而已

此又先王權於禮者也楚遠啓疆曰朝聘有圭耳規

有璋蓋朝聘之禮嚴於享特聘之禮重於殷規故圭

璋所用如此然諸侯之臣聘后夫人以璋一王之後

享王以圭則啓疆之言亦有其大率者也夫圭璋象

陰陽之用璧琮象天地之體故天子公侯伯之瑞以

圭子男璧聘卿聘以圭享以璧琮又圭璋特達璧琮

有幣則圭璋貴於璧琮矣至於禮神各以所象求之

此璧琮又重於圭璋

合六幣

圭以馬

圭以馬

圭以馬

圭以馬

圭以馬

圭以馬

圭以馬

圭以馬

璋以皮

璧以帛

琮以錦

琥以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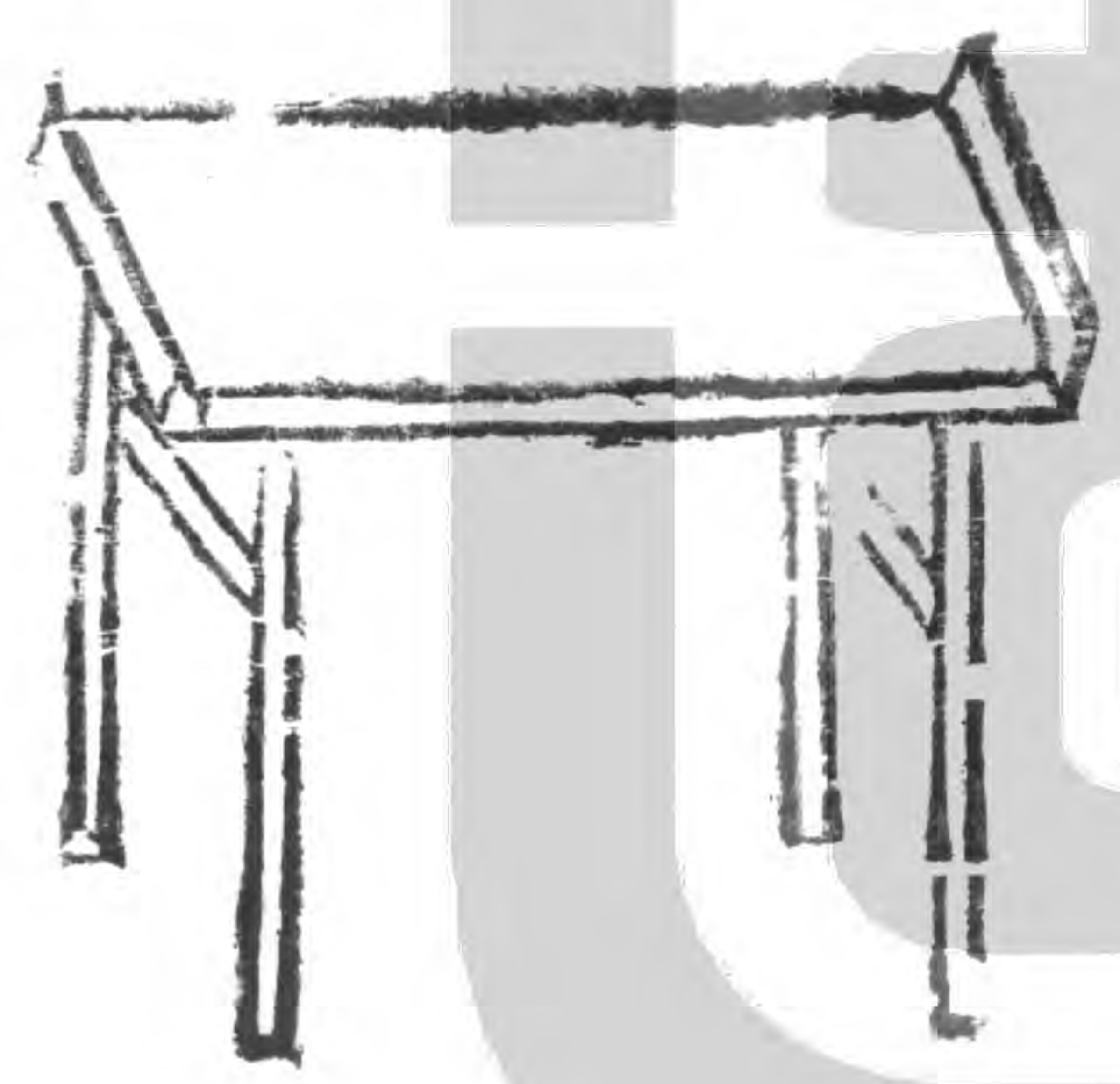
璜以黼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

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各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覲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饗餼皆以束帛賓介饋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質於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璧天象也天事所故以帛琮地象也地事文故以錦琥西方也萬寶之成莫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然則璧琮璜皆非特達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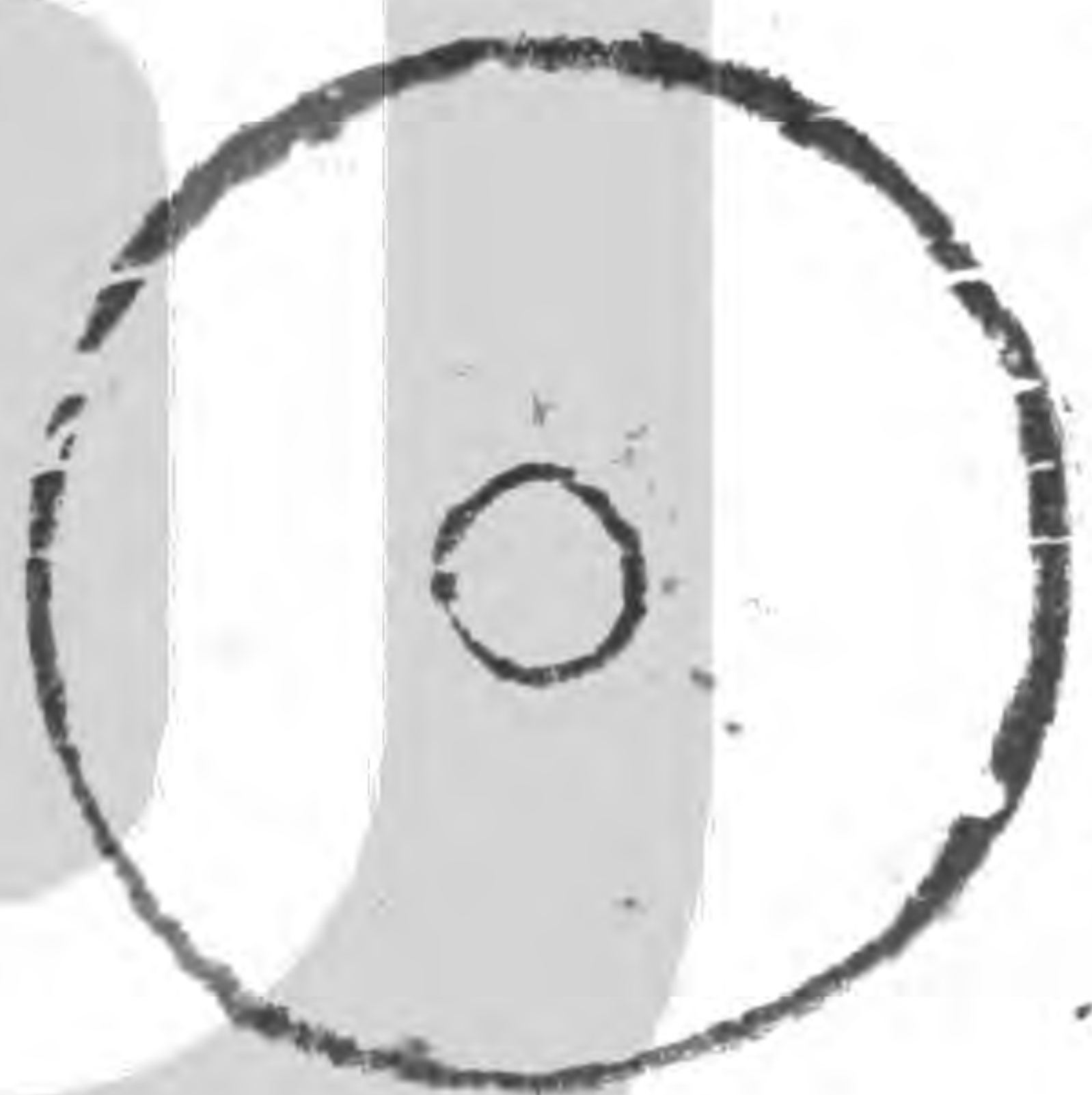
玉案十有



說文曰案几屬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案與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笄諸侯鄭司農曰案玉案也鄭康成曰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案十二以為列三后以勞諸侯也諸侯皆九列聘

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聘禮夫
人使下大夫勞以竹籩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
然棗擇則棗棗實之器乃加於棗也然玉人所言皆
玉器非玉飾之器則所謂案者非玉飾者也酒正漿
入有后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是賓客之禮王夫
人預焉非必記時諸侯夫人與王后同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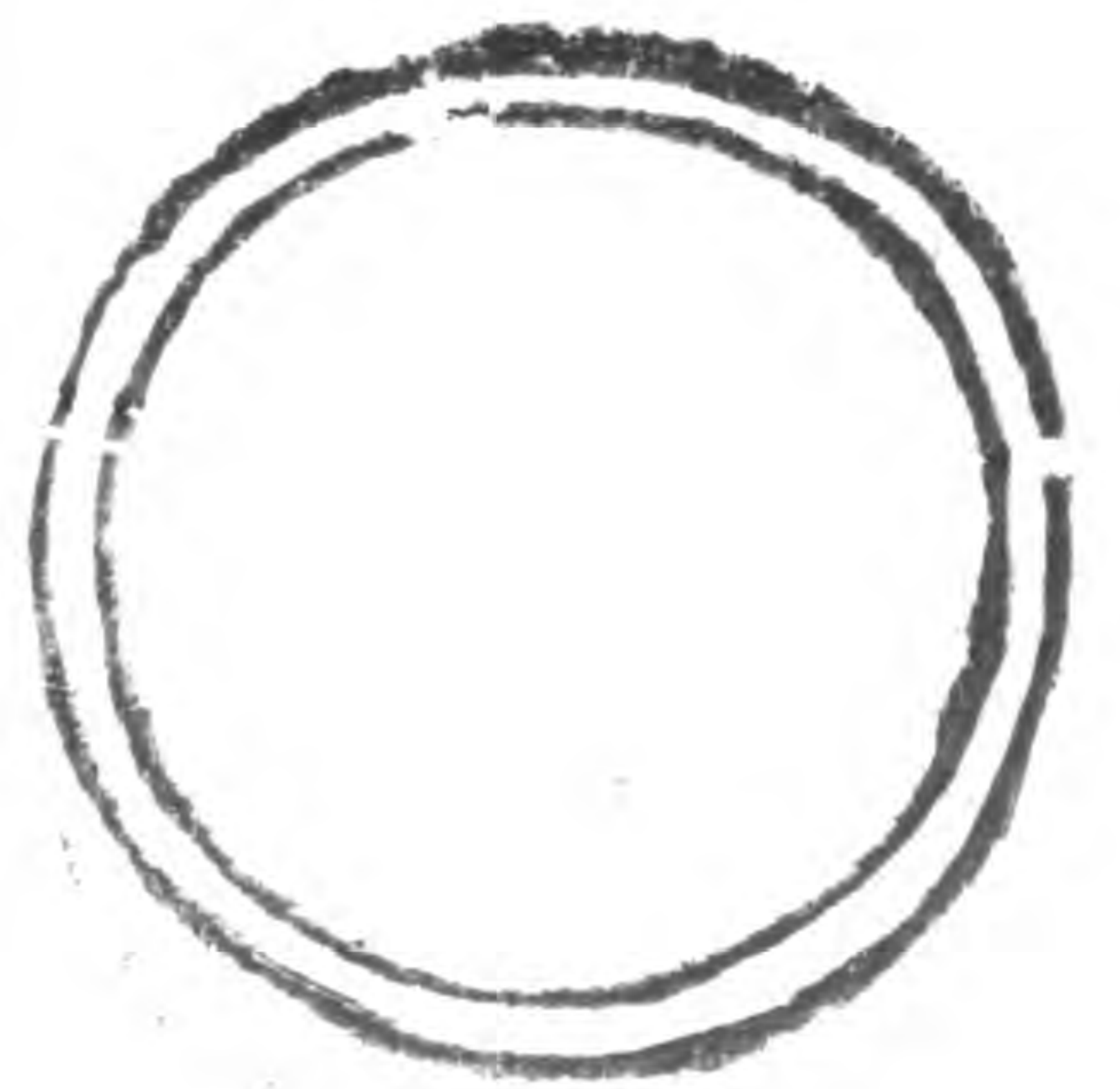
環



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春秋傳曰子見南子環佩
然又曰魯公賜仲環賜子家子一環一璧又曰宣

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左昭十年晉語夷吾在梁驪姬使奄
楚以環釋言荀子曰絕人以玦及絕以環范甯釋穀
梁亦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為物或
施於佩或施於及絕佩環則不佩玦故晉獻公佩申
生以金玦所以離之也及絕以環不以玦故晉驪姬
使奄楚以環釋言於夷吾將以還之也韋昭曰然環有
以金銀為之其制蓋與玉環不同毛公釋詩曰后妃
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
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過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
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其言蓋有所受也

璦



爾雅曰好倍肉謂之璦說文曰璦大孔璧人君上除
陛以相引荀子曰召人以璦說者曰周禮玲圭以徵
守然則天子以玲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璦考之於
禮君召臣以三節一節以走一節以趨天子徵諸侯
則以玲圭非諸侯則以璦歟

禮書卷第五十六終

禮書卷第五十七

節

玉節

角節

龍節

人節

虎節

符節

管節

旌節

英蕩

傳

璽書

節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邦節者玲圭牙璋穀圭璽圭
圭琖圭也王有命則別其

節之用以授使者輔
王命者執以行為信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王節之
制如王

為之以命數為大小
角用犀角其制未聞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

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
道所執之信也土平也山多虎澤

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馬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器信明
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謂以國器為此節或曰英蕩畫也

門關用

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門關司
同關也

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
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闕者司閭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
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闕不用節也亦司市言貨賄者置節主
以通貨賄非必由司或貨於民家焉亦鄉遂言道路者察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
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計中至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持節
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
節者法或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必有節言處行無有不
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
傳者節為信耳傳者
所齎操及所適也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國土內之正義以角用犀角者案
釋文至注云角在犀上犀

角是角中之貴故知不得用玉者當用犀角案小行人都鄙用管節注謂公之子弟及卿大
夫之采地文吏也故用管節與此不同彼諸侯采地亦同用管節亦異內也山多虎者
謂晉國之類也平地多人者若燕國之類也澤多龍者若齊國之類也輔之者以節使不
擅壞也案昭二十九年公在鄆賜公行燕裘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王名所以輔龍節
與此別也太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符使符應曰銅虎
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符簡五枚長五寸廣
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
易也郊引之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於此也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

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
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
亦皆有法以齊等之也輔侯使臣

行聘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為行賁之信也虎人龍者由其國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
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國之民
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為之節由關者關人為之節其以數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
采地吏為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謂管節也今之竹使符也其有

以竹符節知門關者與市事節同也亦所之也亦謂內也凡節有天子法
正義曰行人亦是適四方之事言達天下之六節皆據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
謂六也凡節人節 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執
掌節皆交鄉遂之節若路者容公邑大夫及小都大都之吏今此旌節中何知不亦容都鄙之
吏而以都鄙吏在管節中者彼都鄙用角節之在上當直是都鄙之主比都鄙用管節最在
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及吏同用管節矣亦所以異於畿內也言說
內也然則用管節門關用符
節或內同用符節是異也 調人凡和難并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

之瑞節發
圭也行夫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路有難而不時必
達比長若徒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若無授無節推圜土內

之鄉大夫國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大司徒若國
有故則制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司救凡

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以王命施惠
布憲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司
險若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惟有節者達之懷

方氏達之以節野廬氏凡有爵及有節者至則為之辟

周語先王為贄幣瑞節以鎮之敵國賓至闕氏以告行
理以節逆之

八節

玉節

邦氏曰玉節之制如王
為之以命數為六八

角節

邦氏曰角用犀
角其制未聞

龍節

金為之



人節

金為之



虎節

金為之



符節



管節



莖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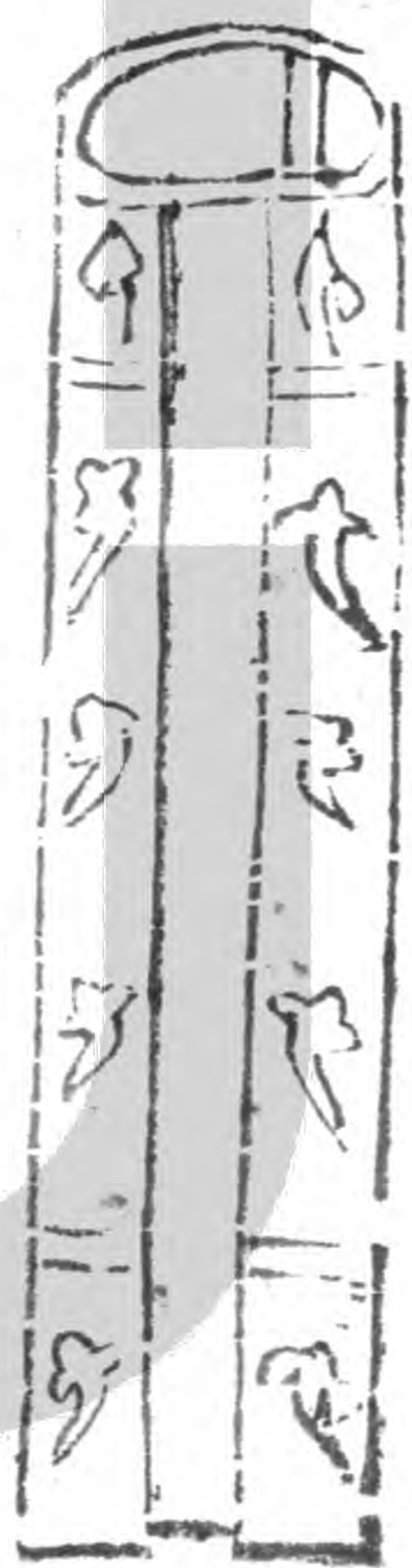


節之為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以用以守
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
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
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
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
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
國用龍節管金為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
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於使與
民者也行夫凡其使也必以旌節也旌節也其
若徒于他則為之旌節以守之也民所執也初竹為符節
全竹為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所
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
者所執也鄭氏謂使邦大夫聘
於天子諸侯設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
節鄭氏謂使邦大夫聘
於天子諸侯設也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

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
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者
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然節不特入節六節而已
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琬圭以
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患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
女鄭氏皆以為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琬圭琰圭
穀圭使者為信於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
節行人為信於道路者也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
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不特施於使者民
亦與之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
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
疋而適齊杜預曰齊
邑之信符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
小臣亦有之也考工記牙璋穀圭七寸琬圭琰圭九

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武之杖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古留京師左付郡守右符璽即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英蕩



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馬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氏曰使節使卿大夫

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節也杜子春蕩當為幣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考之於經禹貢揚州貢篠蕩大射禮蕩在建鼓之間則蕩竹也詩曰二予重英又曰朱英綠滕則英節也節之函以竹為之而有飾焉先儒以為畫函其說是也言凡邦國之使節則使邦國者之所執非邦國使者之所執也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則英蕩之輔王命特虎人龍節而已非輔其它也

傳



司關凡所達貨殖者則以節傳出之鄭氏曰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

有璽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所過文書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鄭氏曰節為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蓋掌節所謂傳者凡通達於天下之節有傳也司關所謂傳者璽節之傳也漢制門關用傳兩行書緡帛分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文帝十二年除之景帝四年又復之除之於無虞之時復之於有警之後然先王之於天下先事而事先患而慮不為無虞而輕廢不為有警而後設

璽

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媿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左氏曰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鄭杜皆曰璽印也漢舊儀曰璽音白玉螭虎細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衛宏漢舊儀曰諸侯玉印黃金橐它鈕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鈕文曰印唐符寶郎武后改符寶郎為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釋名曰印信也說文曰執政所持信也孫堅得傳國璽方圍四寸上有鈕文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以下其小又可知也

禮書卷第五十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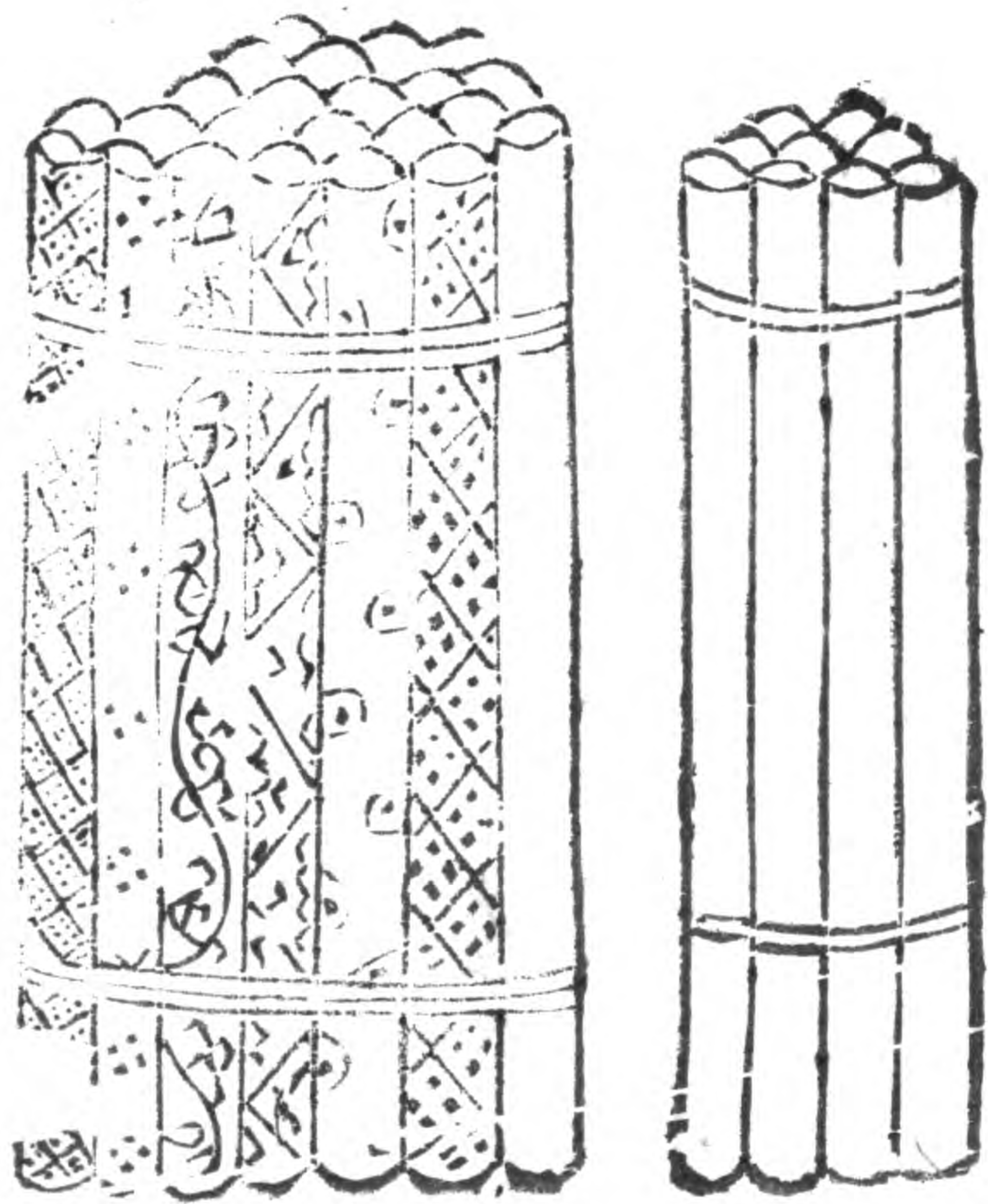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五十八

敝帛

祭祀用幣之禮

饗食燕用幣之禮

幣



儀禮士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士婚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用鴈束帛儷皮婚禮用

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

周禮曰凡婚子取妻之幣姑饗食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歸于弟

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納徵執皮攝之內文燕

執是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兼執是者左手

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賓

命主受幣庭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主人醴以

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無幣異於賓客士相見之禮凡執幣

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及期

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

左皮上馬則北面奠于其前中史讀書展以幣受于束帛加

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

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入境斂旌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

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

退復位退圭圭璋尊不陳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

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

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展夫人

介不視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有司展群幣以告群幣後羈大夫

告于上介上介於具乃東面以告賓自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賓至于近

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賓用束錦償勞者賓揚奉

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

之入設也賓止也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不敢食主人辭

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降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也辭於主人降一等

主人從

辭謂辭具
臨已食

卒食徹于西序端

亦親

東面再拜降出

拜亦拜
卒食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

朝服以侑幣致之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

氏侯氏東帛乘馬儻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儻使者
所以致

也

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館儻之束帛乘馬饗

禮乃歸

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五文也掌客
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士虞

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氏曰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

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

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

幣餘之賦祀五帝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至幣所以禮神
王與幣各依其

方之祀大神示亦如之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

玉幣諸侯享幣
也其合亦如此

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

幣之事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式法以斂官

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

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內宰凡建

國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淳制

純制天子巡狩禮所云
制幣丈八尺純四服與

執皮帛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

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

放其器之色

幣以從爵若
飲酒有酬幣

若國有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

賓客受其將幣之齋

謂所齋束貢
獻之財物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

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

小祀用牲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

杜子春云繫幣者以書其占繫之於龜也立謂既卜
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

計其占之中否

大祀六曰幣號

量幣云

校人凡賓客受其幣馬

賓客之幣馬
來朝聘而享

者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

使者所
用私覲

行人凡大國之孤執

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

辭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眠館將幣為承而擯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將幣致饗饋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此大禮者惟饗食連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下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備幣致之之幣以其幣為之禮象胥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掌訝待賓客及將幣為前驅道之以朝曲禮幣曰量幣檀弓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王制曰布帛精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不成器不粥於市月令曰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

皮幣禮運列祭祀瘞繒

禮器曰繒

禮器曰繒禮器圭璋特琥璜爵郊

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

束帛加璧往德也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告于祖禰以幣

帛皮圭諸侯適天子告於社稷宗廟山川用牲幣又曰

君薨太子生大祝禋冕執康帛升自西階升奠幣于殯

東凡又曰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禮器曰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夫人贊幣而從鹿鳴燕羣臣

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

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備幣也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

之幣食有備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

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亡準此亦安賓而酬之焉按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

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飲為饗者以飲食連之若飲食為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文在食

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盡無饗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饗

所用幣無止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有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幣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大夫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特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享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常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左氏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又晉韓宣子如楚楚遂啓彊曰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十年晉葬平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十人二十六年申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定六年陽貨使孟懿子往報晉夫人之幣晉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餼烝范子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體解節者而飲食之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晉厲公克楚使卻至告慶于周末將事王叔簡公飲

之酒交酬好貨皆厚交酬飲之幣飲酒燕語相說也晉羊舌肸

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

贈餞視其上而從之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

幣用幣與大夫同幣吳伐越使來好聘獲骨焉節專車賓好幣

於大夫及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獻酬禮畢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

問晉語王饗禮命公胙侑胙賜祭肉侑侑幣

祭祀用幣之禮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

牲先儒謂大祀天地宗廟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

祀五嶽也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然

典瑞祀日月星辰有圭璧祀山川有璋邸射小宰凡

祭祀皆贊玉幣爵之事則用玉特大祀用幣不特次

祀而已肆師掌立國祀之禮而玉帛牲幣用否不同

如此蓋始立國祀與凡祭祀異矣用幣之禮其色則
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大宗伯曰各放其器之色是也
宗廟則玄纁雜焉聘禮制玄纁是也鄭氏成曰玄纁之
平玄居三纁居二其
數則十端為束曾子問執束帛升聘禮玄纁束是也
其長則丈八尺天子巡狩禮謂制幣長丈八尺是也
其奠則或於几上或於几下曾子問奠于殯東几上
聘禮奠于室中几下是也其埋則廟階之間曾子問
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埋于西階東是也天子
則職之以太宰小宰周禮大宰小宰贊幣是也諸侯
則小宰曾子問世子生小宰舉幣是也大夫則祀而
已聘禮祝入取幣是也先儒謂有燔瘞之幣有禮神
之幣有從爵之酬幣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上若大
用玉帛牲始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若牲幣

放其器之色是也然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禮神者

也酬幣之說於賓客有之不聞祭祀有是禮也賈公彥

獻乃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礼况之案聘
禮饗時有酬幣則獻乃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饗食燕用幣之禮

聘禮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
日拜于朝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
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
夫於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
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公受宰
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
再拜稽首受幣賓降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
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若不親食使大夫
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

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郊特牲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琥璜爵左氏曰魏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玉五穀馬三匹又曰王饗禮命晉侯宥在又曰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又曰宴有好貨詩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周語晉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饋烝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何禮也王曰親戚宴饗則有饋烝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周語王叔簡公飲郤至酒交酬好貨皆厚

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聘禮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婚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魏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燕禮無用幣之文特鹿鳴之詩燕羣臣嘉賓言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所謂飲食者燕與食耳此燕有酬幣也孔穎達以飲食爲饗食非詩意也春秋之時定王謂隨會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遠啓疆曰宴有好貨又晉郤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則古人燕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禮器曰琥璜爵

鄭氏以為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又王饗號公
晉侯皆至五穀馬二匹左氏不譏其物而譏其數之
不異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
夫大夫相食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自差矣然公
食大夫三飯而後侑則每舉不侑秦后子享晉侯
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而每爵必酬非禮也酬幣亦
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宥以侑
者勸酬之通稱也公食大夫飲酒實解春人凡饗食
共其米饌人凡賓客共其簞簋之實饗食良亦如之
則食非無酒饗非無食特其所王者異耳

禮書卷第五十九終

禮書卷第五十九

燔瘞

守瘞

釋幣

筐篚

燔瘞

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槪燎
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
沈祭山林川澤司巫凡瘞事守瘞若氏曰瘞
性玉也詩曰芘芘棫
樸薪之槪之又曰圭璧既卒上下奠瘞詩序曰巡狩告
祭柴望也書曰至于岱宗柴禮記曰天子適四方先柴
又曰柴于上帝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
祭地也又曰列祭祀瘞繒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
加於牲上而燔之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
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沉山海經曰懸以吉玉春秋之時
晉公子投璧于河鄭駟帶與子上盟用兩圭質于河王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蔡侯及漢執玉而沉

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

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

貴命也君薨而世子生太祝執束帛升奠幣于殯東

几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鄭氏曰卒而下則宗廟之瘞在

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

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瘞柴在行事之

前矣崔靈恩謂祭天以燔柴為始祭地以瘞血為先

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

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以為燔瘞

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

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然記曰禮有以少為貴

者祭天特牲帝牛不吉以為饗牛書曰用牲于

二則帝牛與饗牛凡二而已謂帝牛有二殆不然也

晉賈逵謂燔牲左畔漢用牲首唐用牲脅九箇其制

不一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

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積其

其羊牲犬人凡祭祀共其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康成

曰積柴裡祀槨燎實柴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

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

次祀小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祭

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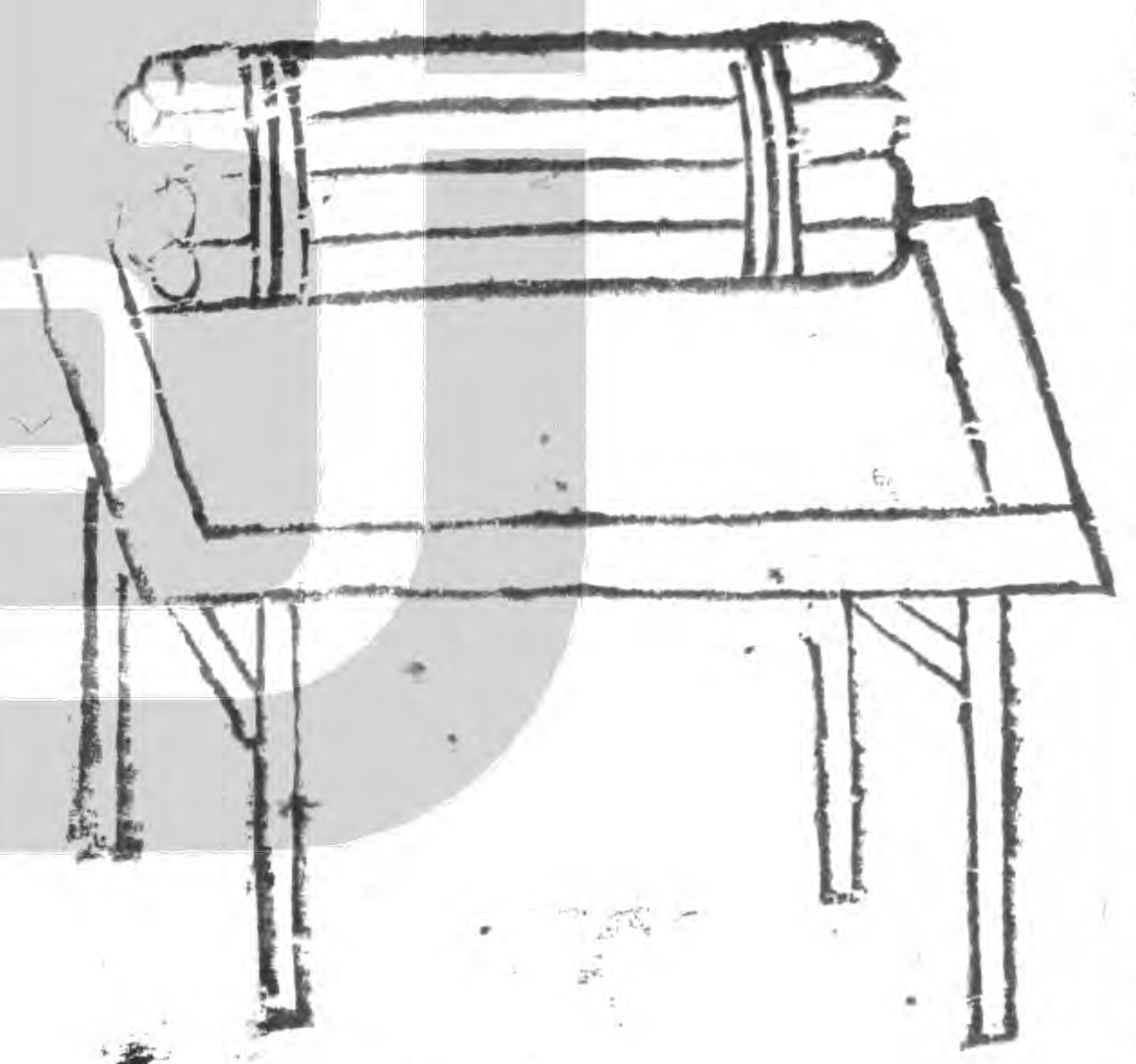
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詩曰圭璧既

卒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侯

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

司巫凡祭事守瘞鄭氏六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
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美說
是也唐之守瘞者至於六旬非古也

釋幣



聘禮賓朝服釋幣于禴天子諸侯皆出告而設洗盥如祭有司建也

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

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玄纁之制玄居三朝黃居主人立

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間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

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行者先之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

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如其於

禮侯氏禕冕釋幣于禴釋幣者告將親也其釋幣如釋大夫將受命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

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禕冕執束帛升自西階

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禕冕結冕也祝擊三告

曰其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凡奠於殯

遂朝奠反朝之小宰升舉幣卒而下埋凡告用牲幣反亦如

之姓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諸侯相見必告于禴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朝服而

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覬禮侯

氏將朝王釋幣于禰聘禮賓將受命釋奠于禰于行皆

幣而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牢酒齊不預也聘禮有司

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祝生曰釋幣制

亥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

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覲禮侯氏釋幣于禰

鄭氏謂如聘大夫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

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蓋聘賓釋幣于廟故舉幣而埋

之侯氏釋幣于行主故舉幣而藏之行主祖之遷主也

謂之禰者親之也文王世子所謂公禰與此同意曾子

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所告蓋

有用牲者矣其言止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主而奉

此以出也曾子問又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肆師凡

社宗則為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為位也

蓋道或有遠近禮或有重輕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

亦一端也太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

于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

凡告必用牲幣及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為制幣是自

惑也孔穎達曰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

知大夫惟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

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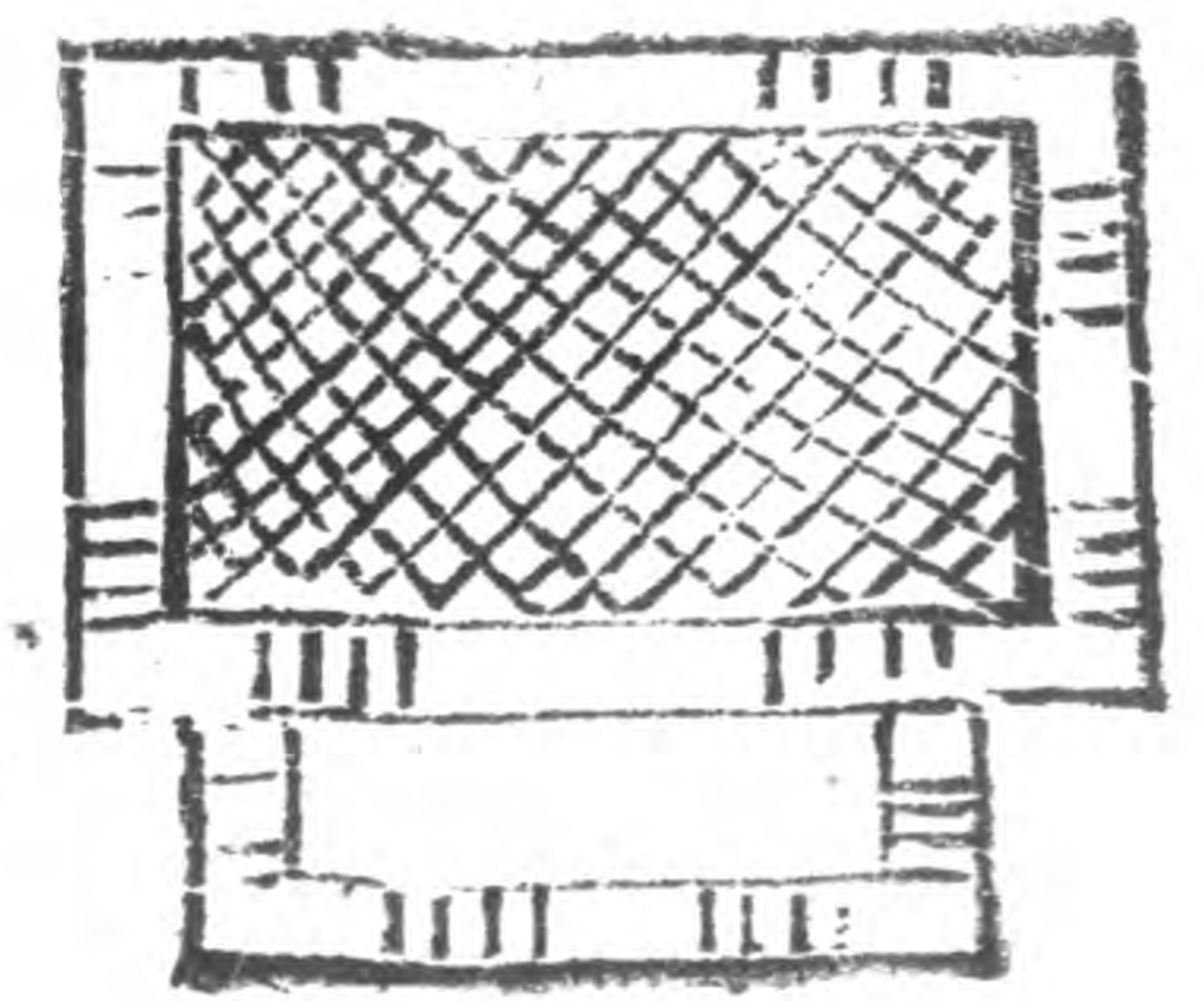
耶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告

雖或用牲而其他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玉

帛而詔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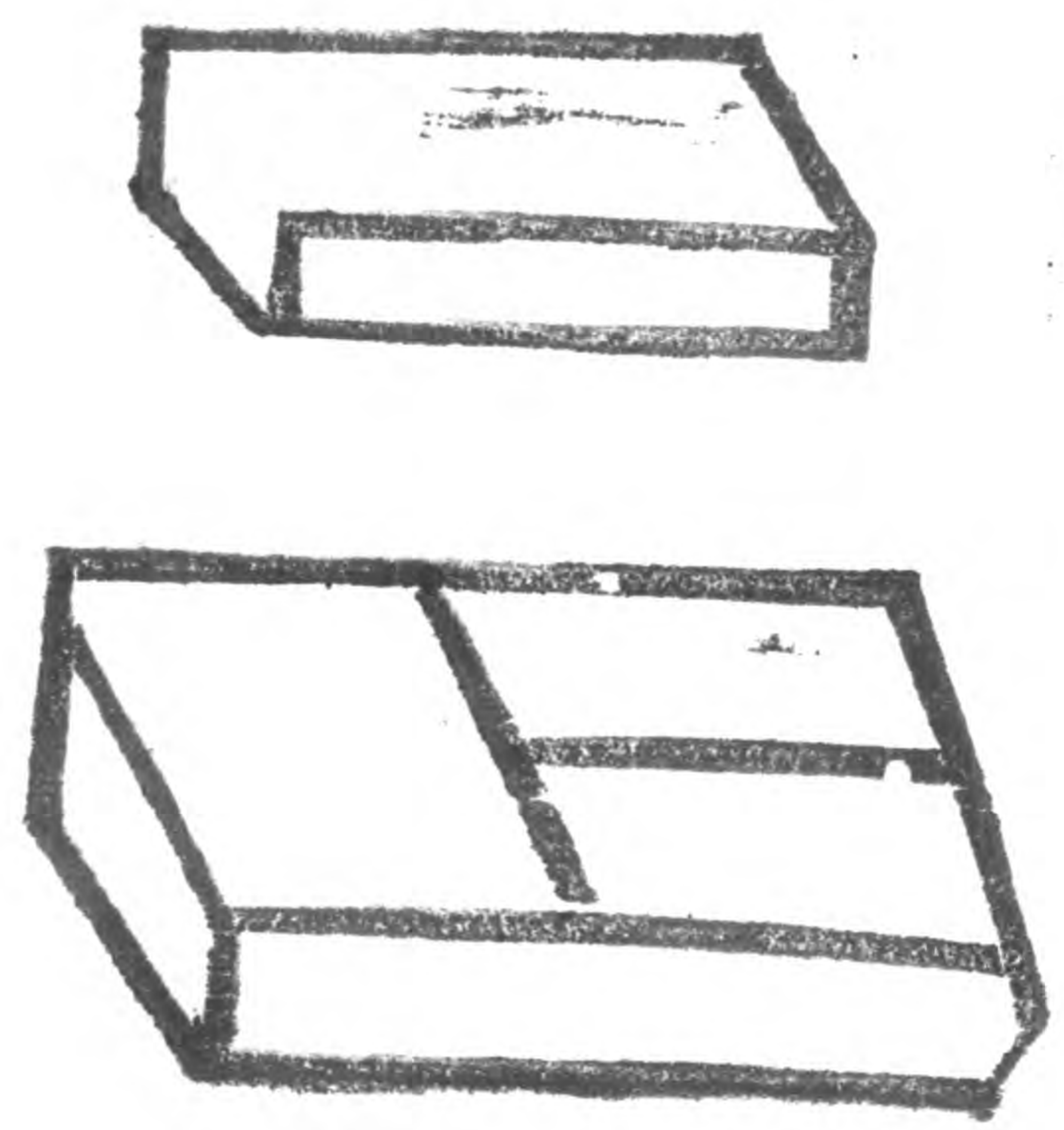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民魏

請祈以幣更齊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家語凡此視其事



詩曰不盈頃筐頃筐既之女執懿筐維筐及筥筐之
筥之承筐是將序曰實幣帛筐能以其厚意易
曰女承筐無實儀禮食大夫筥宜其實于筐聘禮
夫人使大夫餼賓上介米八筐衆介米六筐記曰凡
饋大夫黍稷櫻筐五斛禮記曰黍則績而饘有筐又

曰且曰植簾筐又曰熬君入筐大夫六筐士四筐
氏曰筐畚屬說文曰方曰筐圓曰簾蓋筐有頃筐
有懿筐有大筐有小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
也大筐實五斛小筐實具績熬幣帛筥宜其而已筥
正也其深淺大小雖殊而其制皆方



詩序曰實幣帛筐篚禹貢厥篚玄纁而織文絜
之類皆以篚儀禮壘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
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膳篚特饌君爵而
已篚之為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觶可以盛苴茅
士虞首刊茅長五寸束之矢于篚可以代所俎士虞佐食受肺齊實于篚可以實貝黍稷肆
師大朝朝佐饋共設篚壘此篚之實貝黍者也公食大
夫豆實實于壘篚實實于篚而篚者篚類也其
用以實篚實貝宜矣鄭氏曰篚其篚字之誤歟不必
然也鄭氏又曰篚竹器如笭說文曰篚如竹篋篋有
蓋是以舊圖篚亦有蓋

禮書卷第五十九終

禮書卷第六十

羔 鴈 皮帛

書曰三帛二生一死執其大宗伯曰以禽作六贄以等諸
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鴛為工商
執鷄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
之司約曰治執貝之約行又曰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士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膳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
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
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聘禮賓既將公事
復見之以其贄禮記曰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
鴈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婦

人之贄相榛脯脩棗栗國語曰為贄幣瑞節以鎮之春
秋之時哀姜至莊公使宗婦覲用幣左傳曰男贄大者
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
也孟子曰出疆必載質又曰庶人不傳質為臣則不敢
見諸侯荀卿稱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
相見者三十人

禮去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
也又去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拜君賤
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執贄不足以為禮
執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
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於士無辭執贄有還執贄大夫
於士無還贄終辭執贄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
使儼還之大夫於嘗為臣者亦然士執贄授受於庭

貴者授於堂大夫士於君壻於舅則奠執士嘗臣於

大夫亦奠執

左傳言委質為臣苟卿言錯質之臣

童子於所奠則委執此

禮之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執贄見
者亦如之則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德
也然膳夫之所受膳者持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膳
夫之所受也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執贄訝者訝
質亦不以執贄及賓即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執贄
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執贄

鬯

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執禮於鬼神禮記凡執贄天
子鬯周禮鬯人凡王吊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
致之而已鄭氏引檀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
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

於是進鬯其說是也然以此為檀弓之文誤也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狩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鬯鬯之器蓋圭璋也天子之鬯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鬯瑞也

皮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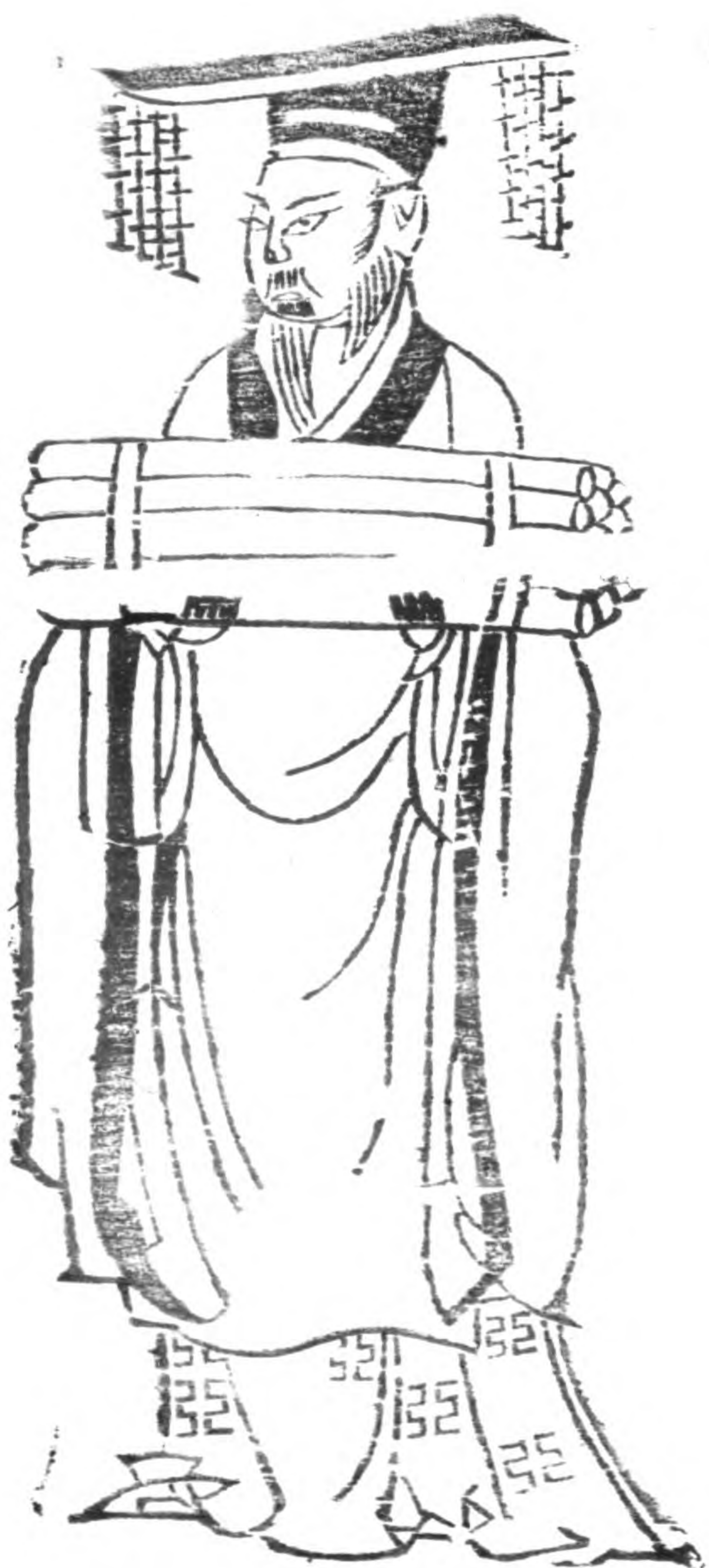
虎皮
王侯之飾



豹皮
公之孤飾



孤
宣冕



書之言贄有三帛周禮言贄亦三帛周禮之三帛則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禾哲言者書之三帛孔安國以為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其言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以贄見於方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贄矣孔氏之說蓋有所受之也鄭氏以為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然二氏之上諸侯贄以五玉而已其謂用繒誤矣大宗伯射人孤執皮帛典命曰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于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繼小國之君行人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王人曰繼于男執皮帛然則古者制幣其長丈有八尺其束十端其色或素或玄纁也婚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玄纁束帛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以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鴈以續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孤其贄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亦服猛也鄭氏謂天子之節贄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婚禮納徵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古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山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贄禮蓋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其束十端其色或素或玄纁也婚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玄纁束帛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以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鴈以續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

行人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王人曰繼于男執皮帛然則古者制幣其長丈有八尺

其束十端其色或素或玄纁也婚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玄纁束帛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以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鴈以續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

孤其贄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亦服猛也鄭氏謂天子之節贄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婚禮納徵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古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山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贄禮蓋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贄禮蓋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士則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素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先儒謂飾以績者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以布則士以下無布矣昔魯侯會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趙盾間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之失云云此乃復正也呂氏春秋言得臣負者位執珪漢之曲以參始封執帛後遷執圭陳寔父子同時旌命羔鴈以群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之以執璧則先王贄禮必歷漢魏其大略尚存也然周禮三公一命衮其在朝則服鷩冕服鷩冕則執信圭及王服鷩冕以大射然後公降服鷩冕而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為常禮誤矣

禮書卷第六十終

禮書卷第六十一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進

士昏贄鴈 士雉 屠 庶人鷩 工商鷄

童子贄 野外軍中贄 婦人贄

士昏

用鴈



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鄉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特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鷄也故工商執之士相見禮於雉左頭奉之於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於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

蓋執禽者必左首雉必左首而無飾維鴈有飾維而亦左首鴈之飾與羔同而維與羔異羔四維而結于面鄭氏謂繫聯四足交出脊上於脊前結之是也士執雉而昏禮用鴈以贄不用死且攝盛故也觀其所乘者墨車所冠者爵弁女衣必纁褙領必纁黼脂必用鮮魚必用鮒則其攝盛可知鄭氏謂鴈順陰陽往來故昏禮用焉誤也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亦謂用鴈士禮也賈公彥曰昏禮問尊卑皆用鴈蓋附會鄭氏而為之說歟

雉

鴈



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鴈不飾以布以士鴈鴈不維以素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鴈與行脰臚同意臣之於君莫贄而不授所以尊之也自敵以下授贄而不奠所以交之也壻之見舅用且且君之禮鄭氏謂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蓋壻之親迎稱賓則贄以鴈三月然後稱壻故贄以雉

鷩

鷮



周禮庶人執鷩工商執鷮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為鷩然鷩之為物有馴擾而無散遷其謂之匹可也內則曰舒鳧翠爾雅曰舒鳧鷩李巡曰鷩鳴也野

曰鳧家曰鴛然則庶人執鴛非鳧也士相見禮庶人
見君不為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為臣則庶
人見君無贄矣鴛之為贄特施於下其君者也二商
亦然昔闕黨童子將命孔子譏之以欲速成范匄謀
晉軍文子責之以何知蓋童子之禮衣不裳履不絢
服不總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
之而不並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于君遂以
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賢與
多聞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焉其
制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
野外軍中贄

纓



矢



周官掌客在野在外殺禮曲禮曰野外軍中無贄以
纓拾矢可也蓋君子之為禮不以在野在軍而或廢
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宜而已
然不若備物之為善故口以纓拾矢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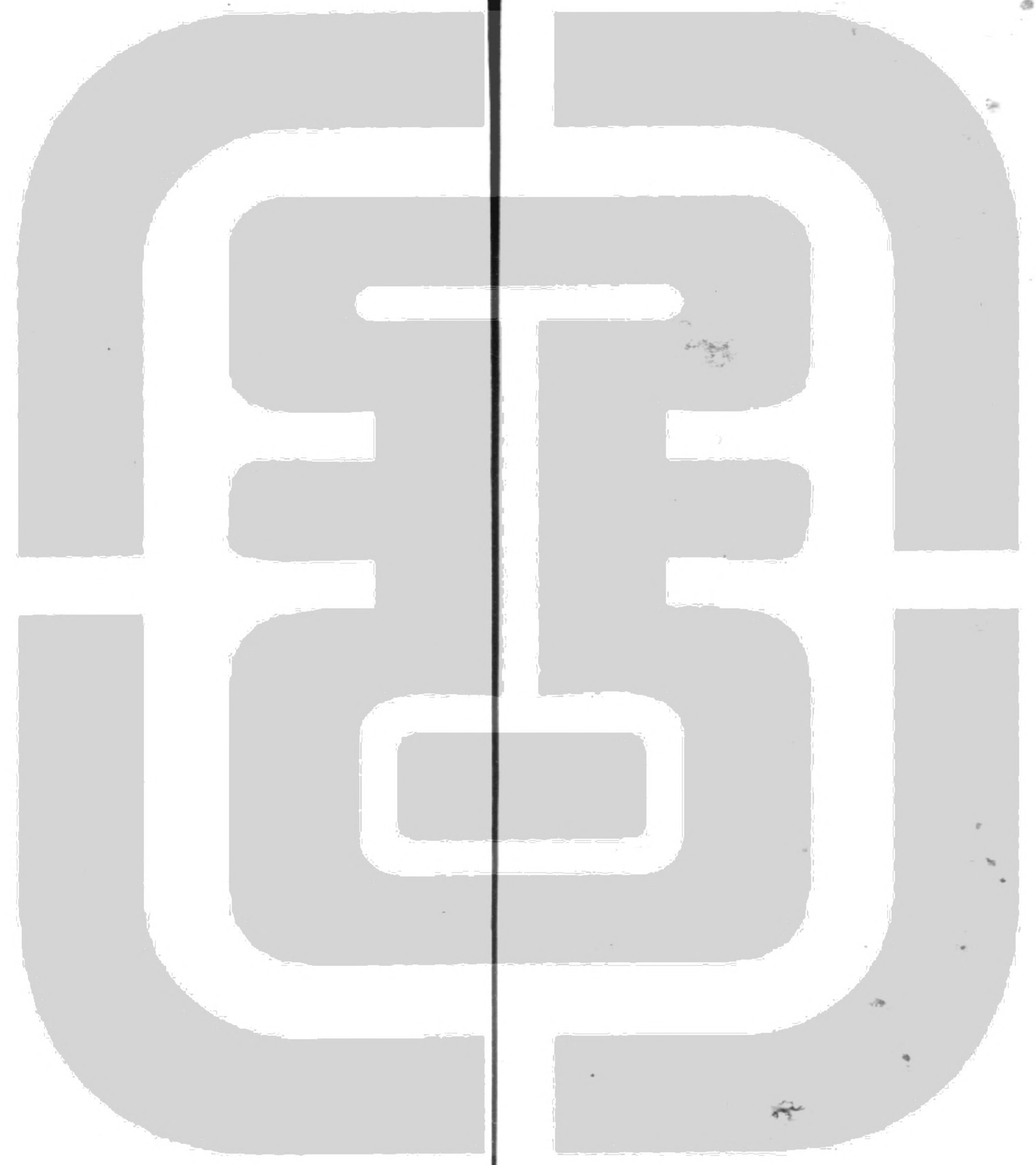
筭



昏禮婦見舅姑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婦降階受筭服脩升拜奠于席姑坐舉以授人蓋東東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棋榛特性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籩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棋榛棗栗者盛禮也魯莊公使宗婦覲用幣左氏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棋榛棗栗以告虔也公羊曰宗婦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蓋棗栗陽也故贄於舅脯脩陰也故贄於姑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行籩方其實棗蒸栗擇蕪執之以進賓受東東大夫二手授栗王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然則婦人之用棗栗豈特為贄而已哉

六十一卷終

六十一卷終
六十二卷終
二頁陸誠言家借來極本六字白五沙補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
尊尊之統也大宗者牧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十
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為昆弟之為父
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
也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母妻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
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
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大夫為宗子何以服齊衰
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
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此自卑別
於尊者也若天子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
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
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

臣諸父昆弟詩曰宗子維城又曰大宗維翰

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踈先王因族

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

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踈有別而不貳儀禮所謂不貳

賤有繫而不間文王世子曰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

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

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

者族人宗之為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齊衰

三月毋妻亦然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

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躰則一而已小宗高

祖之正躰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

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

宗之四世則親盡屬絕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別為宗

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

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

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

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

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穎

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

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然別

子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邦而為卿大夫者亦謂

之別子有起於民庶而為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

有小宗而無大宗

有大宗而無小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諸侯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必有以

統之故有三者之宗道也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爲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弟爲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宗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儀禮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記曰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大夫之嫡者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蓋由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常宗當其爲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處雖七十也主婦不可闕居雖異邦也正祭不可舉妻死雖母在也禫不可屈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衆直徒不敢以

六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與不自然後易之故史朝言之孟軻非人也將不列於宗賢循言新回淫亂則告廟而立其次凡此特義之權耳非其所得已者也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常據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頰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哉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襲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歟

辨嫡上

子服父三年父以尊降服子養而長子三年以其傳

重也孫服祖其尊在以尊降服孫大功而服適孫其亦
以其傳重也若適子在而適孫死則祖亦服大功以
其有適子者無適孫也適子不在而祖死則適孫亦
服三年以其無適子者適孫承其服也然則古者父
死立適子適子死立適孫上以後是祖下以收族人
謂之大宗大宗不可以絕故無子則族人以支子後
之凡以尊正統而重適嗣也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
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上又曰王
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以謂太子死
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
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立妾子
之長則無間於貴賤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
以貴不以長在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嫡人無子

立右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嫡姪婦
子嫡姪婦無子立右媵姪婦子右媵姪婦無子立左
媵姪婦子不識何據云然耶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
祭祀者也媵與姪婦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內
則以冢子母弟為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
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
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弟之子又曰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禮言為後者四有正
體而不傳重嫡子有罪疾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
孫為後是也有躰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有正而不
躰嫡孫為後是也然傳至嫡孫嫡孫無後則必立嫡
孫之弟猶太子之母弟也禮謂族人以支子後之蓋
自其無弟者言之也今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

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
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
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若然是無嫡
孫則舍嫡孫母弟而上取嫡子之兄弟無嫡曾孫則
舍嫡曾孫母弟而上取嫡孫之兄弟嫡子之子宜立
而不立嫡子之兄弟不宜立而立之是絕正統而厚
旁支矣與禮大宗不可絕去不亦異乎

辨嫡下

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
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
傷宗廢其嫡則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
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
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家子

按以太牢庶子少牢家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
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
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
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
禘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
食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
而擅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
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歆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
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
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晉紀公黜太子僕愛立佗
而立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甲生立奚齊而卒以亂
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
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

則亂正統而啓觀觀之心宋甚齊晉之君不察乎此
每每趨禍良可悼也或曰易言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禮言予以馭其幸則人君之於臣其所以立者無嫡
庶之間耳然考之於古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宣
王立戲仲山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王卒立之其後魯人殺懿公而立括則魯之禍宣王
爲之也古之所謂開國承家者猶之別子爲祖也爲
祖而不爲宗則其所立者非爲傳襲其先也果使之
傳襲其先而不以嫡長則宣王已事之驗可不鑒哉

姓族氏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
協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
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
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道滯鍾水豐物
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克明爲姓曰謂
姒封之於夏謂
其能以嘉祉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
也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
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
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
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
故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
蓋別姓則爲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

族故八九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
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
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
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
吳氏於証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
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
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五陶而受姓
命氏粲然衆矣秦興滅學而周官小史之職於是繫
之昭穆矣其本宗乃漢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
禮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至晉賈弼有姓氏簿
狀賈希鏡有姓氏要狀唐李素有肉譜柳冲有姓氏
錄而路敬章述之徒傳述不一推叙昭穆便不相亂
其動則姓氏之學其可

忽哉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俾懼
其動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也

禮書卷第六十二終

